

魯齋集附錄補遺

一







魯 齋 集

附錄 補遺

(一)

王 柏 撰

原序

晉攷魯齋先生著述之富。有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上蔡講義一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困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攷一卷。地理攷二卷。墨林類攷二十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歷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二卷。發遣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殺青兼兩。懸楮充庭。皆穎敏逾於安世。博物過於茂先之事。而先生所自號。則曰魯。曰吾。以學曾氏也。夫曾氏之魯。首自命曰弘毅。所立格曰。任重道遠。此其託想甚摯。而結願甚超。浩如百川。不可禦。凝如喬嶽。不可動。以是爲魯也。而宋之爲詁者。曰鈍也。氣質之偏也。遲而久之。說在易之漸矣。然則精衛之填海也。愚公之移山也。不漸乎萬古。猶故山海也。則漸之效不效。已大可觀矣。吾所謂魯者不然。長河之過龍門。經底柱。大江之瀉瞿塘。下洞庭也。非一日之積也。然其間吞天浴日。蕩九州。接五嶽之奇。隨在具一海若。以故一曲千里。一匯七澤。不必驗之山下之蒙。以至尾閭之洩。而後知其遠也。故夫楊子之尙白。柳子之愚溪。彼以爲名也。非能安其魯也。湯武之爲君。伊周之爲臣。或曰。敷政優優。或曰。所其無逸。優焉游焉。日與

美達者從事而不遽舍去。甯不以漸哉。然其綱張目舉。苞鴻取深。遇大事。處大變。充如其素。蕩乎以解。實意盎然。如秋成而萬寶溢。誠能安其魯。以全其爲魯也。今之不善學曾氏者。掩掩抑抑。寬衣矩領。緩步詳視。務爲闢茸無氣。擁腫不仁之態。偶有言議。如秋蟬乍鳴。寒雀忽嘶。以是而號於人曰。守約也。偶有舉動。如無病而呻。不懼而噓。以是號於人曰。強恕也。則魯之害道也。亦已甚矣。吾生也晚。不獲承先生之行蹟。竊嘗誦其遺言矣。凡有所標示。爍兮若牛渚之燃犀。而不欲相覆也。其有所評隲。侃侃兮若相如之倚柱。曹劌之登壇。而不可但已也。其中有所駁刺。森兮慄兮。諱諱兮若法吏之持牘。直士之補衮。正襟危說。而不敢自引避也。幼負英邁之氣。欲窺秦關。以取中原。年至強仕。幡然有悟。始束修北山之門。晦明風雨。永矢勿諼。人或問北山何以教學者。則曰。北山不曾開門授徒。不曾立題目。汲引後進。至北山許之。則曰。會之二十年。勝人四十年。師弟閒如是而已矣。嗚呼。誠安其爲魯也。誠安其爲魯。故得全乎其爲魯也。厥後太常論定。而以廣聞多能爲善可記。諡曰。憲。門人復推而進之曰。文。世之陋學。聞此必曰。是非魯之實也。不知道也者。將幹旋兩儀。而教舞萬象。其端甚肆。其指甚遠。惟魯者無回互。無取舍。能與之相循。與之相涵。以遊於無際。故魯也者。非木石之謂也。自世以木石爲魯。而曾氏之學。所爲三省爲一貫者。幾如僵柳之人立。頑石之點頭。以爲是漸極而能頓也。嗟乎。吾斯之未能信也。因刻魯齋先生集。而聊記其說。崇禎壬申仲春望日。滇中後學阮元聲書於婺州李署。

題文憲公集後

予嘗攷宋儒理學。如楊龜山時。蔡西山元定輩。得從文廟祀者。亦其師說承傳。見諸著述。足以翼經闡道。垂教淑人。否則不在此列也。先文憲魯齋公。生於宋名賢麗澤之鄉。而趾其後祖。煥章公師愈。常從龜山受易。父朝奉公瀚。又執經侍朱呂講席。家學淵源。既有其自。尤勇於求道。師侍同邑北山何先生基。得聞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吾鄉理學。遂大暢焉。甌守趙景緯常。聘爲上蔡書院師。學士大夫。翕然宗之。潯江仁山金先生履祥。受鉢於門。相與維持道脈。闡釋聖真。應不啻桴鼓。而元儒白雲許先生謙。又北面仁山。盡傳其學。迄今推原統緒。必以吾鄉諸名賢爲考亭嫡派者。則先文憲振起之力也。何也。呂何之薪。得先文憲而續。金許之燈。得先文憲而傳。以紹以開。爲守爲待。則先文憲較四先生爲尤烈耳。生平博覽羣書。參微抉奧。迭迭發前人所未發。當時著述八百餘卷。其目存而失傳者亡論。卽研幾圖。大學沿革。及原命論。誠明等篇。靡不從聖經賢傳。躬行方索。以致其極。垂淑之功。當不在楊蔡諸儒下也。今遺編具在。俎豆未從。豈建白無人乎。然先是按察僉事辛公訪。給事章公僑。都御史錢公學孔。已屢疏請祀矣。而未得請者。夫亦副墨之藏。尙在石室。則安得如季通其人。一開發之。流傳宇內。俾師世者。知先文憲生而有功於聖門。歿而分文廡之片席。食報無窮。良不忝也。則遺編之輯。容緩計乎。予歸田旣暇。寓目青箱。

有志劖劂。但恐崦嵫之日暮而未遑。則冀我後人。嗣成吾志焉耳。萬曆辛卯清和月上浣十三世孫三錫謹書于娛晚亭。

魯齋集目錄

第一卷

說

洪範九疇說

元會說

考

家語考

原

原命

第二卷

論

大學沿革論

中庸論上

皇極說皇極總圖四

獲麟說

大學沿革後論

中庸論下

誠明論

天地萬物造化論

通鑑託始論

第三卷

辨

詩十辨自序

毛詩辨

風雅辨

王風辨

二雅辨

賦詩辨

豳風辨

風序辨

魯頌辨

詩亡辨

經傳辨

第四卷

序

書疑序

續國語序

墨林類考序

發遣三昧序

宇宙紀略序

好生錄序

啓蒙發揮後序

考蘭亭序

送倪君澤序

重改石筍清風錄序

送曹西淑序

雅歌序

重改庚午循環歷序

會拜題名序

第五卷

題跋

跋道統錄

跋麗澤遺文錄後

跋季兄大學編

跋張魏公憂居帖

寶晉小楷跋

題九老圖跋

題賈菊徑龍眠馬圖

跋蘇滄浪二詩真蹟

跋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跋唐侍御家問

跋武昌解氏善居圖

跋趙宰先天圖

跋邵絜矩詩

古易跋

跋昌黎文粹

跋歐曾文粹

書仰觀圖後

跋東邨得朱子帖

跋曹昌谷敍荊州遺事

跋字韻

書先君遺獨善汪公帖後

跋史君梁公帖

跋麗澤諸友帖

跋陳鄭答問目

跋劉楊二先生帖

跋蜀帖

跋趙星渚帖

王石潭帖跋

跋東邨繹山碑

古中庸跋

跋鄭北山梅花三絕句

書鄭北山祭吳忠烈廟文後

跋東邨山谷詩軸

跋朱子帖

跋潘竹真四尖詞

跋滕行父三峽圖

朱子詩選跋

朱子繫年錄跋

德夫弟史斷跋

復齋書目跋

跋里積約

跋蘇太古書

跋北山遺蹟

跋金八行家傳

跋思成字詞

第六卷

記

靜觀堂記

婺州都稅院記

保寧軍節推廳建造記

淳化帖記

默成定武蘭亭記

長嘯山遊記

復齋記

魯齋記

第七卷

書

上王右司書

上呂寺丞

社倉利害書

賑濟利害書

答何子恭

答嚴陵史君書

答倪孟德

復吳太清書

答葉都倉書

通趙星渚

回趙星渚書

答車玉峯

復天台陳司戶

答葉通齋

第八卷

傳

宗忠簡公傳

祭文

同祭北山何先生文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祭趙星渚文

祭徐彥成

贊

河圖贊

洛書贊

乾道御書贊

乾道九贊

古賢像贊并序

郭汾陽

陸宣公

韓昌黎

柳河東

趙韓王普

曹周王彬

李文靖沆

王文公旦

寇忠愍準

張忠定詠

王沂公曾

呂文靖夷簡

范文正仲淹

韓魏公琦

富鄭公弼

文潞公彥博

曹文穆璋

狄武襄青

歐陽文忠修

蘇武公軾

林和靖逋

醉吟先生白居易

宗忠簡澤

岳王

張魏公

第九卷

雜著

上蔡書院講義

古易音訓

汪功父知非稿

騰雨劄子

水災後劄子

朋友服議

大庾公世家

第十卷

補遺

六義字原序

唐致政詩跋

答王景梁

三姪字義說

自題小像

魯齋像贊

魯齋箴

寧庵記

附錄

壙誌

祭文

告諡文

魯齋集卷之一

洪範九疇說

宋 王 柏撰

或問九疇之所以則洛書者。其目可得而易乎。曰。不可也。可易則非聖人之書也。夫陽變陰合。而先生五行。故五當一數。而不可易。人稟五行。而見於五事。故五事次二。而不可易。八政者。爲治之大綱也。故八政次三。而不可易。五紀者。天時之大節也。有八政而后天時可推。此五紀不可先於八政。皇極者。四方八面之所取則。故居中而不可偏。三德者。五事之直對也。三德蘊於內。五事著於外。品節剛柔。所以定五事之合中也。稽疑者。八政之橫對也。有政有疑。不能自決。必卜之而后吉凶見。庶徵者。五紀之直對也。庶徵之休咎。五紀之所以逆順也。福極者。五行之直對也。人稟五行之氣。有善惡焉。有厚薄焉。此福極之由分也。三德者。又庶徵之橫對也。休咎之形。剛柔過不及之偏也。五紀者。又五事之橫對也。五事中節而後天地位。四時行焉。三縮三衡。九疇之數昭昭然。一定而不可易如此。以十數推之。而可以如是乎。

皇極說

居五中者。統體一太極也。八位皆有五數者。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五行、五事、五紀之五。此顯然可見者也。

八政之有五何也。食、貨、祀、賓、師五政而已。三司者所以統五政。故曰八耳。三德之有五何也。一正直。二剛克。三柔克也。七之五。用卜是也。八之五時。九之五福。是八位之中。五無不在。五行雖五大分則二。實陰陽之所互生也。天生水。本乎陽。位于北。陰也。地生火。本乎陰。位于南。陽也。木爲水之稗陽。而實生水。金爲火之稗陰。而實生水。土則貫四行。而無不資焉。五事雖五。總之以貌。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三數雖曰八政。而實統乎三。食、貨、司空之職也。祀、賓、司徒之職也。師、則司寇之職也。八出乎三。此八政之所以次三也。五紀雖五。而歲、月、日、星、辰。實總乎歷數。星辰雖可析爲二。合而言之。星之辰也。實爲一紀。此五紀之所以次四也。卜筮雖一。而體則七。庶徵雖五。而體則八。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曰休、曰咎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九六老。數則互變。六老。陰也。退而變陽。故有三德。九老。陽也。退而變陰。故有六極。此則隱而難知者也。大抵九疇以奇數爲主。故十不見。以對待而全。洛書終不出河圖範圍之外者也。奇主中。而位四正。偶退而居四隅。一、二、三、四。河圖之生數也。此皇極之所以立。蓋有此四者。方可以建極也。六、七、八、九。河圖之成數也。此皇極之所由行。蓋此四者。皆自皇極中生也。惟皇之極。有建不建焉。故四成數各有兩端。三德之有剛柔。卜筮之有從逆。八之有休咎。九之有福極是也。人君治天下之道。固已備於此矣。武王之訪箕子之陳。直與危微精一之傳。相爲終始。於一書之中。其條理縝密。不可易也。此所以謂之大法與。故朱子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皇極之奧義。朱子言之詳矣。其餘所未言。

會二。

此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之時。

會三。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之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會四。

此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之時。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惟人也。以下。當在會六之首。

會五。

上古結繩而治。穴居而野處。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之時也。

會六。

聖人始定之。以仁義中正。立人極之時。於是有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

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葬者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邵子於堯之世。始紀甲子於甲辰之下。書唐堯卽位。於是卽其數而推之。具管見于左。

一元十二會。

一會三十運。

一運十二世。

一世三十年。

歲月日辰如常數。

此邵子經世之大數也。蔡西山曰。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又曰。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

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愚竊窺之。以爲元會運世者。先天大運也。布筭推卦。宜如先天圖。一定而不可易。歲月日時。後天小運也。布筭推卦。宜如後天圖。微有不同。而實本於先天也。

獲麟說

事有出於人之所共喜。莫之致而至者。謂之祥。亦有出於人之所不識。卒然而遇者。謂之異。是以麒麟鳳凰。自昔亦以爲祥且異也。何哉。蓋其爲物也。世不常有。誦其名。詠其德。誇其瑞。而不識其形。見于詩書傳記。寥寥希闕於三千六百年之間。謂之異。亦宜哉。然其性之靈也。未嘗輕出。必有至治文明之世。覽德輝而後來。又安得不謂之祥乎。惟聖人之門。其理素明。其論素講。而不以爲疑也。故有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類也。聖人之於人。亦類也。但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而已。予嘗深味其言。而竊嘆夫天地清明。淳一之氣。不常會而不易遇也。方其幸而交會。則鍾於人也。爲聖爲賢。鍾之於走獸也。爲麒麟。鍾之於飛鳥也。爲鳳爲凰。至於景星甘露之見於天。醴泉寶玉之見於地。嘉禾紫芝之見於草木。龍馬之圖。神龜之書。其名狀雖或不同。理則一而已矣。然則麒麟鳳凰。非爲聖人而生也。特與聖人同值夫清明純一之會。同生乎聖人之世也。故聖人之時。必有麒麟。必有鳳凰。隱顯之間。特因人之見不見耳。愚嘗謂鳳凰者。有感於陽之靈者也。麒麟者。有感於陰之靈者也。陽者天之道。君之象也。陰者地之道。臣之象也。當其

天地交泰。君臣同德。麒麟鳳凰。所以畢至。有聖君而或無聖臣。此鳳凰之所以獨至也。有聖臣而或無聖君。此麒麟之所以獨至也。夫子嘆鳳凰之不至。感聖王之不作。天下不得被中和之化。夫子感西狩之獲麟。因嘆夫麟出非其時。與我相似。然既出而見傷。又豈不知其非己之嘉瑞也乎。夫子之感麟。感麟之出也。亦感麟之見傷也。逍遙曳杖之歌。不待夢兩楹之奠。而後決其非久於斯世也矣。夫子憂思後世之心。未嘗少衰。於是始修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立百王之大法。爲後世之軌度。豈得已哉。說公羊者。乃謂文成而致麟。胡文定公祖之。以爲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者。同一理。爲先天而天弗違。志壹而動氣之驗。言亦淵奧矣。然文成而麟至。固足以大春秋之作。麟至而見傷。又何春秋之不祥也乎。以夫子憂思天下後世之心。垂爲萬世之法程。夫豈小事。文成而反致不祥之應。豈理也哉。但先儒之論。旣曰麟因聖人而出。乃又曰麟出非其時。虛其應。此爲悖理。善乎子程子之言。見于劉質夫入關錄者。足以破千古之惑。文定祖述程子。而於此獨異焉。新奇之病。賢者亦有所不免。可不慎哉。

家語考

予每讀中庸集註。以家語證中庸之有缺有衍。私竊疑之。因書與趙星渚言。荅曰。文公謂家語爲先秦古書。無可疑者。因求家語之始末。而益有大大可疑。請從而論之。

考古非易事也。此先儒之所甚謹。豈後學之所當妄議。必學博而理明。心平而識遠。殆庶幾乎得之。蓋學

不博不足以該貫羣書之言。理不明不足以融會羣書之旨。心不平則不能定輕重之權。識不遠則不能斷古今之惑。予不敏何足以知之。竊嘗謂學者莫不讀論語也。自漢以來諸儒名家亦莫不淺釋論語也。至我本朝伊洛紫陽諸老先生出而論語之義始大明。曰脫簡曰錯簡曰衍文曰缺文曰某當作某始敢明註于下。然未有定論語爲何人所集也。固嘗曰此魯論也。此齊論也。此爲子貢之門人記矣。此爲閔子之門人記矣。此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矣。然子貢閔子有子之門人後世不聞其有顯者。惟曾子傳得其宗。富時執刪纂之柄者。豈非子思乎。吾聞夫子年三十有五而弟子益進。轍環天下。幾四十年。登其門者凡三千人。其格言大訓宜不勝其多也。豈論語五百章所能盡哉。於此五百章之中而高第弟子之言居十之一。七十子之言不能載也。三千人之姓名不能盡知也。況其言乎。嗚呼。論語之書精則精矣。而於夫子之言未可謂之大備也。宜乎諸子百家各持其所聞而發越推闡。莫知所以裁之。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固有不能免者。予讀家語而得論語之原。其序謂當時公卿大夫士及諸弟子悉集錄夫子之言。總名之曰家語。斯言得之矣。正如今程子朱子之語錄也。蓋顏子之所聞曾子未必知也。子貢之所聞子游未必知也。齊魯之君問荅二國不能互聞也。以今準古揆之以事度之以理。不有大會萃爲一書則散漫而無統。浩博而難求。門人何以別其精微。故曰家語之原乎。然記者非一人。錄者非一人。才有高下。詞有工拙。意有疎密。理有粹粗。紛然而來。兼收竝蓄。亦不得而卻也。於斯時也。七十子旣喪而大義已乖。駸駸乎

入於戰國矣。各剽略其所聞。假託其所知。縱橫開闔。矯僞飾非。將之以雄辭詭辨。以欺諸侯。以戕百姓。其禍根盤結於海內。紫亂朱。鄭亂雅。大道晦蝕。異端搶攘。誣聖言。悞後世。此有識者所以夙夜寒心。思有以拯之。不得不於家語之中。采其精要簡明者。集爲論語。以正人心。以明聖統。以承往緒。以啓來哲。爲悠遠深長之計。其滔滔橫潰於天下者。固不能遽遏絕也。俟其禍極而勢定。則大本大原。正大光明。巍然與日月竝行于天下。萬世之下。莫不於此而宗之。其功又豈在禹下哉。當是時也。任是責者。非子思子。吾將疇歸。故曰。集論語者。必子思子也。始著書以幸後學者。亦必子思子也。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此不過記錄之書也。子思二十三篇。若中庸。大學。則子思著作之書也。以論語之體段。推家語之規模。大槩止記而已。然精要簡明。旣萃於論語。則其餘者存於家語。雖不得爲純全之書。其曰先秦古書。豈不宜哉。雖然。予嘗求家語之沿革矣。其序故曰。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王問儒術。卿以孔子語及弟子言。參以己論。獻之。卿於儒術。固未醇也。而昭王豈能用儒術者哉。可謂兩失之。此家語爲之一變矣。於是以其書列於諸子。得逃焚滅之禍。秦亡。書悉歸漢。高堂生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註云。七十子及後學所記。此豈非家語之遺乎。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宣帝。時后倉明其業。乃爲曲臺記。授戴德。戴聖。慶育三家。大戴刪其繁。爲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爲四十六篇。育無傳焉。馬融傳小戴禮。又足月令。明堂樂記三篇。鄭康成受業於融。爲之註解。究其原。多出於荀卿之所傳。故戴記中多有荀卿之書。班固曰。孔子家語二十

七卷。卷與篇不同。顏師古已註云。非今所有之家語。成帝時。孔子十三世孫衍。上書言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遂除家語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以是觀之。禮記成而家語又幾於亡矣。予於是。有曰。論語者。古家語之精語也。禮記者。後家語之精語也。今之家語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肅雜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緒餘。混亂精粗。割裂前後。織而成之。託以安國之名。捨珠玉而存瓦礫。寶康瓠而棄商鼎。安國不應如是之疎也。且安國武帝時人。孔壁之藏。安國之所守也。不能以金石絲竹之遺音。正曲臺之繁蕪。其功反出於二戴之下。必不然矣。是以朱子曰。家語爲王肅編古錄雜語。其書雖多疵。卻非肅自作。謂今家語爲先秦古書。竊意是初年之論。未暇深考。故註於中庸。亦未及修。故曰。家語爲王肅書。此必晚年之論。無疑也。吁。家語之書。洙泗之傳也。不幸經五變矣。一變於秦。再變於漢。三變於大戴。四變於小戴。五變於王肅。洙泗之流風餘韻。寂然不復存。以古家語正中庸。其詞甚愨。其義甚明。奈不可得而見也。以今家語正中庸。終恐有所未安。以朱子晚年之論。久之未必不改也。學者膠柱而調瑟。卻成大病。是以不容不論。惟明者擇焉。

原命

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夫命。至難言也。吾夫子猶罕言之。自伊洛諸儒。先得義理之正傳。訓故精密。非復漢儒之舊。天賦二字之外。無餘說也。推其命之所存。則有理焉。有氣焉。然理非氣。

無所寓氣。非理無所主。理氣未嘗相離。亦未嘗相雜。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既分。固不得而相雜。然形在乎其中。亦不可得而相離也。曰理曰氣。形而後知。天賦是理。爲人之性。有仁、有義、有禮、有智。雖有是四端。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後知。因其惻隱之發。而知其有仁也。因其羞惡之發。而知其有義也。因其辭遜之發。而知其有禮也。因其是非之別。而知其有智也。百行萬善。皆從此出。天賦是氣。爲人之形。有清有濁。有厚有薄。雖有是四端。亦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後因其聰明之質。而知其得氣之清也。因其昏愚之資。而知其得氣之濁也。因其富貴而壽。而知其得氣之厚也。因其貧賤而夭。而知其得氣之薄也。五福六極。有萬不齊。皆從此出。故推其已然者。不爲難。於此而又有數焉。則可以推其未然也。夫數者。亦天之所賦也。亦有理焉。有氣焉。河圖、洛書。數之始也。有文五十有五。奇偶重列者。此河圖也。有文四十有五。奇正偶偏者。此洛書也。天豈能諄諄授於人哉。不乘之以龍馬神龜。則造化之妙。陰陽之機。何自而著。雖出於物。而不囿於物。物皆有理。有氣。惟神聖而后能推之。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大禹因洛書而敘九疇。聖人則之者。用之於歷數。以推天地之變化。用之於卜筮。以推人事之吉凶。循環無窮。感應不測。此聖人神於用。而妙於推也。以下筮言之。卦爻一定之理也。假大衍之數。託靈蓍而揲之。積其誠意。凡十有八變。方成一卦。未然之吉凶。可坐而知也。以歷數言之。以日月五星運行于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以太陽一周天爲歲。以太陰一周天爲月。分之以四時。參之以餘閏。皆求之於已然。而推其未

然越宇宙之無窮。皆可坐而知也。聖人之用數。止於如此。夫一非數也。此數之所由始也。天開於子。其體圓而虛。地闢於丑。參乎天中。其數爲二。故曰參天兩地。倚數之元。自是一陰一陽。動靜變合而生五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各一陰陽。是曰十千。日月所會之次舍。謂之辰。周天凡十有二辰。千辰相摩。爲六十甲子。以六十甲子紀其年月日時。此歷數之名號也。後世於歷家窺見此理。則以人之所生歲月日時。推其所直之甲子。亦名之曰命。此固不可謂非天之所賦也。於此可以推其性情。得於仁義禮智者。孰多孰少。可以推其氣稟。得於貴賤壽夭者。孰厚孰薄。苟精其義。亦可入神。又有以五星之躔度吉凶推之。今考其學。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日。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槩之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二十有二字之至約。參伍錯綜。甲子凡三周。敷衍變化。數之繁夥。一至於此。其術可謂神矣。然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過者化。來者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迺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又何其術之窮也。又有不推五行五星。而一倚於數者。紛紛銜驚於天下。如太一之小遊。三百六十年。太一之大遊。四千三百三十年。軌革之九百六十年。九厄之四千五百六十年。楊氏太玄之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家。司馬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尤局促而易窮也。惟康節邵子之學。衍而申之。爲最盛。以三十年爲一世。以十二世爲一運。以三十運爲一會。以十二會爲一元。曰元會運世者。不過又加一大年日。

日時也。然囿於數而終不能無止法。推其極亦不過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而已。愚不能又加倍也。尙能自二十二字。斂而約之。愈妙而愈廣。雖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人生消息。變化之無窮。蓋有不得而異。亦不得而同。夫十干十二辰。衍而爲六十甲子。推其所以相克者。止於五行。五行氣也。五行之神。則仁義禮智之性也。性即天賦之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常理也。君子修之。亦有時而不吉。小人悖之。亦有時而不凶。此非常理也。變也。氣之不齊。故有時而變。理則一定。而不可易。學者當循其節而安其變。秉其彙而御其氣。要使理常爲主。而氣每聽命焉。雖富貴貧賤壽夭之不同。而仁義禮智信之在我者。不得而泯。此自昔聖賢教人之要法。所以經綸天地之大經。裁成輔相之道。無以易此。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壽夭而已。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愚故曰。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然不知其原。則不能推。則不能立。故作原命。

魯齋集卷之二

大學沿革論

自昔聖人大經大法。所以宅天衷。立民極。定萬世之標準者。悉已去籍於春秋之末。吾道失統。而下歸于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之外。他無書也。今大學之篇。鄭康成謂之通論。以爲記博學。可以爲政也。何其陋哉。孔穎達方以首章爲經。乃曰。此經從盛以本初。又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粗釋文體。而文義未明。歷千五六百年。莫有知其所自出。至本朝程子始曰。此孔氏之遺書也。既刊定之。又從而表章之。以爲初學入德之門。施及朱子。遂斷之曰。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或問中又言子思以授孟子。無疑。然則曾子之門人。孰有出於子思之右。其爲子思之書乎。朱子序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又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後世學者。方識此書之全體大用。坦然大明矣。其始也。遭秦大禁。斷續殘編。出於屋壁之中。韋編爛脫。竹簡淆亂。漢儒掇拾整比。使後世猶得見聖賢之遺經。可謂大有功於名教矣。然則求於大壞之餘。舛望於既得之後。未止於至善。亦人情之不能無恨於此。而況世變風移。師殊旨異。非一時之所能驟正也。於是隨文釋義。而不知其綱目之相統。承訛踵謬。而不問其血脉之不通。穿鑿傳會。而不思其義理之差舛。晦蝕因循。於是訛益訛。誤益誤。二戴不

疑也。鄭康成、孔穎達不疑也。漢唐諸儒亦不疑也。至二程子方敢倡言之曰：此爲錯簡，此爲脫簡。此字當作某字。此句明註爲衍，學者如寐而得覺，方知聖人本意簡易明白，未嘗有艱辛險絕之辭。只第二句新之一字稍生，則已訛而爲親。講解者百餘家，未嘗顧傳中三新字之相應，真是枉讀聖賢之書。程伯子先取三綱於雜揉之中，列於首三句之下，自是一規模也。程叔子乃實於首一章之後，七傳之先，又一規模也。淇澳一章，二程子皆於誠意傳後取，而實於殷未喪師之前。朱子不是之從，乃獨殿於至善傳之末，以其內有盛德至善之句可證也。又以沒世不忘爲至善之極，考之可謂審矣。惟有致知格物一傳獨亡，自漢儒以來，未嘗言其亡也。今以經統傳，則知首尾森嚴，以傳承經，則知其義理精密。亡此一傳，粲然易知。況致知是大學最初用工處，誠意工夫是從致和做將來，此一傳之不可缺也明矣。此傳既缺，則何以爲明明德之基，何以爲新民之本，又何以知至善而止也。於是朱子不得已而追補之，字義非不親切，旨意非不分明，熟復玩味，終是後世之詞，不如古人之寬厚。而朱子亦自以爲未善，故存齋必大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嘗效而爲之，竟不能成。以朱子義精筆健，豈有所不足于此。然古人風氣不同，不得而強用其力也。每讀大學至此，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咸淳己巳，得黃巖玉峯車君書報予曰：致知格物傳未嘗亡也。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爲格致一傳。于時躍然爲之驚喜。有是哉。異乎吾所聞也。苟無所增補，而舊物復還，豈非追亡之上功乎。雖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離章析句非不

精而不以爲傳。何哉。予嘗反復而思之。此傳之亡也。我知之矣。此傳錯簡於至善之下。其逃亡也爲甚切。其掩藏也爲甚密。蓋其承上句也。爲甚緊。此三先生所以確然信之。而不以爲疑。然三先生不以爲疑。後學乃敢一旦而更之。無乃僭妄乎。夫天下所以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復敢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強爲異而苟於同也。況朱子亦未嘗截然而不相參也。予爲之條疏于后。夫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者。此朱子之言也。此章若爲經文。則上無所統。而下無所附。一也。兩止字之相應承接。固緊矣。兩明德之相應而承接。豈不爲尤緊。二也。以朱子之所補文體。難於湊合。孰若移此章爲傳。而文氣宛然。不失舊物。三也。以致知格物之不可無傳。而此章於此處尙可緩也。用其本有以補不足。不動斤斧。四也。古人不區區於字義。只說大意。而字義在其中。況此既有知字物字。自然爲格致之一傳。五也。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於極。之謂知止。知也。至於定靜安慮。而后得所止。先非致其知乎。六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先後。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此之謂知本。卽此之謂知至也。七也。聽訟一章。原在止於信之下。程子進而實之。經文之下。朱子乃列於誠意傳之上。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爲釋本末之義可知。以經之本文乘之。則知其當屬於此可見。則知朱子亦未嘗不以爲當在此。八也。朱子聽訟章句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作知止一章甚明。九也。

或問又曰。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未嘗不以知止爲物格知至也。以朱子之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爲致格傳矣。然勇於補而不勇於移。何也。以誠意一章觀之。至易簣前數日。改猶未了。假以歲月。烏知其不遂移也邪。朱子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此可謂開後人窮理之門。而限以一定之見。是心也。大公至正之心也。歐陽公亦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繆。非一人之失。刊正補葺。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其言精切而深遠。廣大而公平。旣不以己說自是。亦不敢厚誣後世之無人。予於是深有味於車君之言。而爲之論。其同志共評之。

大學沿革後論

甚矣人心厭陳言。而喜奇論也。蓋陳言。人之所玩熟。故易厭。奇論。人之所創聞。故易喜。殊不知陳言雖易厭。而可常。奇論雖易喜。而必不能久也。譬之布帛穀菜。朝夕服食。而終身不能易。譬之日月星辰。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而況聖人之書。正大而平實。精確而詳明。互千萬世而不可磨滅。平其心。易其氣。求之。猶慮其不可得。而可以新奇求之哉。後世乃穿鑿而好異。博會而聘巧。不幾於侮聖言。而壞心術乎。此所以爲先儒之所呵斥也。僕鑒此病久矣。一日聞大學致格章不亡。不特車玉峰有是言也。自董矩堂以來。已有是言矣。考亭後學一時尊師道之嚴。不察是否。一切禁止之。此言旣出。流傳漸廣。終不可泯。乃欲以首

章知止至近道矣。一段充之。未免躍如其喜。是喜也。若爲新奇而然。其意非喜其新。而喜其復於舊。非喜其奇。而喜其歸於常。以其不費詞說之追補。而經傳儼然無有亡缺。豈非後學之大幸。僕嘗作沿革論。而猶有所未盡。旣而以大學首章。朝而讀。莫而思。退一段讀之。數千百遍。又添此一段讀之。亦數千百遍。沈潛玩味。文從字順。體正意足。然後知其不可不易也。人生至十有五歲。自小學升之大學。故此書所以載大學之道。以教人。就以大學名其書也。所謂大學之道者。大以人言。學以地言。道以教言。其道在於明明德。在於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句乃一書之綱領。而全體大用。盡於此矣。夫天命是理。爲吾之性。天命是氣。爲吾之心。非是氣。則理無所寄。非是理。則氣無以靈。性。合理氣者也。心。統性情者也。今教之以通明知識。謂之明理。明氣。明性。明心。俱不可得。是理於心。謂之德。故曰明德。然此德本虛靈不昧。止曰明德。則體用混殺。故又添一明字於上。下明字。本體也。上明字。教之之法也。旣曰明德。則不見其孰爲理。孰爲氣。孰爲性。與心也。明明德。是大學之道之體。新民。是大學之道之用。各止於至善。然後謂之全體大用也。明明德。未止於至善。則於明德猶有虧。不可謂之全。新民未止於至善。則於新民猶未廣。不可謂之大。明之者。因其本明。而不使其昏之謂。新之者。因其旣昏。而復使其更新之謂。至善。則明德新民之準則也。自古善字無正訓。周子始以純粹不雜目之。言其體則精矣。言其用則未切也。其用則是正好處。是中節處。是無過不及處。朱子則曰。事理當然之極。事理當然。釋善也。極。釋至也。爲善或未及一分。或過一分。不可曰不

善也。謂之至善則不可。聖人言語雖極精密，而氣象卻甚寬大。既立三綱，法當繼之以目，血脉不斷，而節拍從容，非若後世之淺迫易露也。第四節首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一句非聖人不能道也。是之謂直指全提。言古者所以開今之學也。欲明明德四字，若自本而之末，自始而之終，此順詞也。忽繼之以於天下四字，其勢卻翻轉。自末而歸本，自終而原始，卻是逆詞。此文字險處，乃以六先字貫之，所以迥其用力之端。自天下至齊家，皆新民之事也。自修身及致知，皆明明德之事也。致知在格物，忽又變此句法，而其旨益密。自三在六先而下，其勢若建瓴傾瀉，在致知二字上。文法之力，豈止萬鈞之重。致者，上之所以教也。知者，下之所以學也。知字既重，不可不授之，以致之方。蓋致知只在格物之中，窮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也。第五節七后字，方是自始而至終，自本而及末。欲學者知効驗之先後，循其序則不差。先之下，后之上，六字反覆，而體用頓異。第六節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只一句總結，不特關鍵甚嚴，且包涵許多教法，博而不露，約而不晦。於半語之中，剔出修身束定上下，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成就修身二字，指此爲本。則齊家至平天下皆末也。後又以餘意一句正結，一句反結，已含蓄傳中意思俱足。此於聖人何嘗留意於作文，而詞章自胸中流出，自然如此。若三綱之下，無致知一語，則不知其所以學。自物格知至之下，無修身一語，則不知其所以行。聖人之言，一字不可有無，一字不可後先也。今推首章法度典刑，如此嚴密，然後見知止一段，雖若承接緊切，而文勢語意，反成緩弛矣。蓋知之一字，教

者之所主。學者之所宗。若等閒輕道破。不特文字無精神。而於教法亦失先後之序。況未嘗窮事物之理。如何據能知所止而得所止哉。如是則乃生而知之之知。非學而知之之知也。僕故曰。不可不易者此也。夫致知者。知之始。學之先也。知止者。致知之効。而學之功也。誠能知其所當止。則思慮不雜。意向不偏。氣質不得而勝。物欲不得而遷。此所謂定也。方事之未至也。則此心寂然不動。寂然。言其靜也。不動。言其安也。及其事之感通也。必審而後發。發必中節矣。審其慮之謂中節。則得所止之謂非物格知至。能如是乎。僕昔謂知止一章。逃亡爲甚。自今觀之。正見拙而非巧也。然其錯簡於此。不爲無其因。昔本在止於至善傳之後。今乃逸在止於至善經之後。此錯簡之由也。非後世喜新奇。而創爲此論也。朱子之門人。亦有問曰。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將然之際。如此貫之。可否。朱子批云。解云。似已有此意矣。朱子又曰。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得所止之序也。或問又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此固已分明。以知止章爲致知傳矣。但未決於遷也。惜乎讀者未嘗玩味。致此疑於滄州講席之上耳。此皆僕前論之所未盡者。不敢不思。有以補之。是豈新奇可喜之論哉。所以共天命。追聖言。以正舊章也。朱子又曰。大學首尾該貫。失了多年。猝急要討尋不見。忽然討見。卽是元初底物事。愚敢於致格傳亦云。

中庸論上

自泰山梁木之音絕響。而七十子之門人。散處四方。各尊其所聞。各識其所得。紛紛著書。大略有記錄之書。有訓詁之書。有立言之書。七國酣戰。鋒鏑腥聞。獨洙泗之流風餘韻。彬彬然人猶知所敬也。雖縱橫異詭之士。或咋舌而失其辨。秦燔典籍。漢溺儒冠。至挾書之禁開。而後河間獻王及魯高堂生得書爲盛。纂集雖勤。而錯亂磨滅。固亦多矣。考其疏浚淵源。恢弘祖訓。端慤淵微。無以踰于子思子也。孔堂神護。屋壁發祥。大學中庸始見于世。大學經傳如此分明。猶參錯而不知正。中庸之章句苟絕。而微言奧旨。尤不易正也。子朱子雖毫分縷析。次第尙承漢儒之舊。大書以提其綱。細字以指其要。章句密矣。或問詳矣。學者之問答亦備矣。又推出體用二字。該貫一篇之大意。故勉齋又曰。皆所以明道之體也。僕於此而又有感焉。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也。天體也。命用也。性體也。率用也。道體也。修用也。總三句言之。天固體也。性則天之用也。性雖用也。又所以爲人物之體。道固體也。實爲性之用。道雖用也。又所以爲教之體。僕固曰。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者。此也。子思子於性教之中。提出一道字教學者。所以修上承天命。下立民彝。戒懼乎不睹不聞。存天理之本然者。此體也。加謹乎獨知之地。遏人欲之將萌者。此用也。未發之中體也。已發之和用也。此言性之體用。至於中庸則言道之體用。故朱子曰。以中庸對中和言。則中和是體。中庸是用。以中對庸而言。則中卻是用。庸卻是體。古今言體用。未有如是之密者。蓋庸是當行不可易之定理。中卻是

隨時權衡。合乎此理者也。而中之一字。又有體用之分焉。程子所謂不偏不倚者。此中之體也。呂氏所謂無過不及者。此中之用也。朱子合而言之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中間又以費隱分體用。以誠明分體用。末章又自爲學立心之初。至篤恭而天下平。因用以歸于體。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澄心易氣。玩味章句。殆無餘蘊。僕至愚陋。讀此書雖有年矣。始則茫然。終則躍然。及其久也。猶覺有所疑焉。無所質正。深竊病之。蓋子思子之爲是書也。義理精微。而意味深遠。規模廣大。而工夫縝密。有非初學之所能據通。其茫然固宜。於是子朱子提挈綱維。指示蘊奧。支分節解。脈絡貫通。句句字字。粲然于心目之間。烏得不爲之躍然。但固滯之見。似覺文勢微有間斷。宮商或相奪倫。雖朱子亦嘗曰。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乃指第二章以下十章言。僕於此十章。曾未見其不相屬也。凡朱子曰。承上起下。豈非相屬者乎。此後實有斷續不相屬者。朱子卻未嘗言之。此正僕之所疑也。知仁勇之分言最先也。而三達德之總言。乃遺逸于七八章後。行遠登高之辟。繼以鬼神之爲德。若判然不相接也。大哉聖人之道。凡三章。與至誠無息。亦不相類也。哀公問政。與仲尼祖述。尤相遼遠。此皆固滯之見。涵泳探索。終未能釋然。因見漢志有中庸說二篇五字。心頗異之。求于諸子之列。已有子思二十三篇。竊意大學中庸當在二十三篇之內矣。今乃于此又捨大學。獨提中庸之說。而二之。何歟。深思久之。豈非班孟堅亦有意于考異而傳疑乎。僕不揆其愚。乃搜厥原。乃宣厥滯。乃輯厥辭。乃秩厥序。嚴嚴乎大分之辨也。曄曄乎大用之融也。遐想舊規。以

意逆志庶幾得之。姑整錄識于後。辭未達。復著于論。但折裂古書。搖動宗旨。不待人罪之。而亦自深以爲罪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僕不佞。尙有待于後之賢度之。

中庸論下

或有問者曰。二篇之析。子固有證矣。然則性之與教。亦有不同與。曰。非不同也。正以其所指以示人者。各有義也。惟其性之所自來。則人與萬物同一原也。推其性之所實有。雖天地之健順。亦不外此。教非不同也。曰。修道指其當行之路也。曰。明誠指其當知之理也。知而後能行。行固不先于知也。夫性最難言也。原其繼善成信之初。理與氣未嘗相離也。推其極不窮源之義。理與氣不可相雜也。於不可相雜之中。要見其未嘗相離之實。於未嘗相離之中。要知其不可相雜之意。方爲滄粹峻潔。不悖厥旨矣。夫氣者。性之所寄也。性者。氣之所體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氣而竝言。湯誥曰。降衷劉子曰。受中。此於性中獨提理言。所謂性卽理也。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謂。此於性中獨提氣言。故曰。不識性也。子思子曰。天命則理氣混然在中。曰喜怒哀樂。本乎氣者也。特以其未發。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氣而含理也。發而中節。發亦氣也。有理以帥乎中。故發而能中節矣。中和之中。主靜而言理也。性也。體也。中庸之中。主動而言德也。情也。用也。今旣以中庸名篇。而中庸二字不見于首章。何也。曰。道也者。非他道也。非可離之道也。卽中庸之道也。曰。不可離。豈非日用常行之道。是曰庸乎。是以君子戒懼乎未發者。所以養此中也。謹獨於將發

者。所以審此中也。惟中而後可庸也。雖天地位。萬物育。亦庸也。非聖人推極其中和。則天地亦有時而不位。萬物亦有時而不育。此感應必然之理。非天地本不位。萬物本不育。必待聖人致中和而後位育也。故首章非無中庸也。蓋中庸之義。已默寓于道之中。不然。則次章忽曰。君子中庸。與首章全不相屬。恐子思子之文章。決不如是之無原也。吁。不觀漢儒之訓詁。不知關洛諸子義理之粹明。不觀中庸之輯解。不知朱子章句之精密。僕竊妄意而猶有疑焉者。以此書章節散漫。易於錯簡。朱子止從其舊。乃於中提出關鍵字爲之聯絡。固爲甚密。自次章以知仁勇聯絡之。自十二章至十九章。以道之費隱聯絡之。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以天道人道聯絡之。於第二十章。又以包費隱兼小大。起天道人道之旨。不復有纖毫間隙之地。其用工於此。可謂密矣。皆所以開來學之耳目。發往哲之精神。而僕復何疑焉。但第三章既是第二章之結語。第五章亦爲第四章之結語。各分爲二。疑其太密也。第七章九章。朱子旣曰承上起下。則是文相屬。意相連矣。竊疑止是一章。恐不必分也。第四章初言過不及。此固申中之義。此言人莫不飲食。豈非庸乎。第十一章索隱行怪。此非常者明矣。半途而廢。此不能常者也。不見知而不悔。此固能常者。恐推上知仁勇。反覺寬耳。費隱之爲體用。亦精矣。竊意凡言道之費處。皆指日用常行。人之所易也者。所以申明乎庸之義也。前言飲食。日用之常也。此言夫婦。人道之常也。天地之間。陰陽感應。庸之大者也。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感應之大者也。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失其庸也。惟藍田呂氏以費隱以上論中。

以下論庸。此最得子思之本旨。朱子乃以爲未安。思之不得其意。但呂氏此下有以隱爲至道。或恐以此爲未安也。不然則子思子反授論中。如此之詳。不應論庸如此之略也。豈以發越費隱二字之精神。故掩其庸乎。又何爲有庸德庸言兩字。露出精神。以是知非忘庸者也。凡顯然易見。形于天地之間者。非庸也。費隱之下。當繼以行遠自邇一章。九經之下。當繼以大哉聖人之道。言聖人之道。如此高大。亦不過在經禮威儀之中。亦庸也。但無此德。則不能凝此道。自用自尊。反古道。皆不知中庸者也。卒章四稱德。亦指中庸之德而言。雖自實用功夫天下平。亦本乎天之所命。無聲無臭。非可求之於氣也。僕之所疑者如此。恨不及質正于朱子。旣不敢自以爲然。又不敢自欺曰無疑。撫卷浩嘆。若有得焉。與其蓄所疑而長終。豈若暴白其所疑。以俟後之朱子云。

誠明論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之。此反訓也。子思子又以不二體之。又以純亦不已體之。人之生也。稟此真實。有仁有義。有禮有智。粲然在中。無感不應。是曰誠明。人之一心。孰無知覺。氣質物欲。或錮或蔽。必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物來順應。不妄不欺。是曰明誠。前篇曰。天命則性在命中。修道則教在道中。然非誠則命不能立。非明則道不能行。此誠明之可以爲綱。而不可以爲目。次章曰。至誠盡性。此聖人之誠也。其次致曲。此賢者之誠。學知之事也。楊氏學問思辨篤行之說。朱子於輯略亦取之。竊意顏子喟然之嘆。實似

之形著明動變化六字。程子推出於外，承上章言也。張子推入於內，起下章言也。曰成已成物，言所以爲教也。至誠無息，推而廣之。言天地之誠也。至誠前知，與大舜、文王之所以興相應。鬼神之德，與武王、周公之達孝相應。哀公問政章，移修身一節入前篇之外，舉夫子之答問，以起明善誠身之義。竊意夫子之言，至其政息而止。此下皆子思子之言，申言其政之布于方策者，如親親之仁，尊賢之義，等殺之禮，其所以修身修道者，皆明善誠心之功。後之人欲舉文武之政，行于天下者，尤不可以不明善而誠身也。博學之以下，又明善誠身之本，所以爲教也。曰誠者，天之道，以釋上誠字。誠之者，人之道，以釋下誠字。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此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明而誠，擇善固執。此言賢者必待明而後誠，非明不能擇，非誠不能固，皆訓釋之詞也。漢儒悉亂于上，豈有綱領未立而訓釋已見，本末先後之無序，何足以爲典則之文哉。一篇之中，此章爲最長，所以舒徐容與，開亮彬蔚，盡明誠爲教之義。復贊仲尼道傳四聖，德參兩儀，以結至誠盡性，其意已足，而猶有餘思，其詞已終，而猶有餘力，再提至聖至誠，開而又闡，渾渾無涯，至聖以德言，推盡所以能盡性配天地，至誠以道言，推大經大本之所自出也。蓋能知天地之化育，無所倚，惟見此誠，肫肫淵淵浩浩而已，至此無得而名焉。故結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誠明明誠，兩下極功，關鍵尤嚴，歸宿尤密，無以加矣。子思子之書，見于後世者，立此三篇，大學發明曾子之傳授，中庸發明夫子之精蘊，此篇發明自己之所得，大學

有三綱八目爲易見也。所以爲初學入德之門。中庸推性命之大原。闡道德之明教。爲難知也。所以爲學者最後工夫。此篇以誠明爲性。以明誠爲教。無形無色。無聲無臭。所以爲尤難知也。蓋其胚胎造化。囊籟貞元。理深而又深。辭密而又密。但見其鏗鏘乎振家庭之金石。雍穆乎開簡策之儀刑。盛矣哉。後世不足以追策其遐躅矣。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子之門。性善養氣之論。眞發前聖人之未發。可謂傳得其宗。但其才高氣雄。有英詞偉論。以駕其仁義之具。或抑或揚。奇采振耀。鋒鏌所向。石裂山摧。雖子朱子亦每嘆服。其文章何其妙也。然終未能盡滌濯戰國之餘習。警悟超絕之意多。而和平醲郁之味難。其所以異於戰國者。猶以師友見聞之懿。而義利王伯之辨甚嚴。豈可望子思子之文章。自義理根原。正面大體。自然流出。滄粹篤厚。無一點疵類之可指。今觀七篇之書。述子思子傳授之言。自在下位不獲乎上。至人之道也。而止。乃中庸之殘章斷簡也。勛字之外。更無他語發明此誠。以是知孟子之得於子思子者。尙淺淺。後世之知子思子者。尤淺也。韓子知孟子醇乎醇。而不知子思子尤醇乎醇也。濂溪周子。心傳子思子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而得於子思子者。反深。其著於通書曰。誠。聖人之本。此以性言。次章曰。聖。誠而已矣。此以教言。曰。誠之源。曰。誠斯立。此以天道言。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此以人道言。終其書。推明誠之義。不一而足。精懇邃密。皆孟子之所未發。嗚呼。道無古今。學無先後。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此僕之所以確然有俟乎後之朱子也。

天地萬物造化論 廬陵周顒註

原夫未判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者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而未相離乃謂之混沌混沌者言萬化相混沌而未始相離也混沌已分乃開天地天地既判而生兩儀輕清浮而爲天重濁凝而爲地天形如彈丸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勢斜倚故天行健北高故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下故極入地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二里周圓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晝則自左而向右夜則自右而復左天繞地一晝夜周一匝而過一度天依形故運行太虛沖漠之際而無停天附氣故束於勁風旋轉之中而不墜天者積氣有形無質地則以實附氣故天地相依附耳氣積於陽而其精外明者謂之日氣積於陰而其魄含景者謂之月體生於地精浮於天者謂之星星有數萬有名者十晉陳卓總其名或成甘石有著凡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今見其昭昭者云五行之精是謂五緯列居錯峙各有所受於日光故字從日生經星則麗天而左行七政則遠天而右繞譬諸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右左焉日經千里王畿千里象於日蓋立法較一晝夜所經之一度仲夏躔東井而去極近則晝長而夜短仲冬躔南斗而去極遠則晝短而夜長日臨於卯西房星昴宿則跨赤道晝夜平分而中停月如銀丸受日之光其魄常滿月向日處一半常光既望之夕月與日相對人處中間乃見其全日在其傍自下而視故但見如一眉及去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亦猶日初出時人平視之則大及既中仰視之則小非日月之不同乃視之有異耳日初而涼日中而熱及天道下濟而日則利於下臨故也夏而炎蓋陽氣熏冬而寒

及陰氣所薄爾。月在天上，日在地下。地形小，日光從四面倒射，故月滿。如盤中有微罅，乃為地形所掩也。月魄承日，故明為所蔽。而日食，朔

之際，日月同度，乃相薄。日有暗虛，故陰為所射。而月食，月食必在望，蓋月與日正相向，日有暗虛，故不受其光，陰盛亢陽也。雖陽終勝陰，然陰若承順，則不

至相蔽。日之行也舒，晝夜行一度，月之行也疾，晝夜行十二度，日月所會，是謂食。日月同度，謂之合朔。一歲凡十二次，如二月在

而食矣。日之行也舒，晝夜行一度，月之行也疾，晝夜行十二度，日月所會，是謂食。日月同度，謂之合朔。一歲凡十二次，如二月在

降婁，八月在壽星之數，方會，則月光盡。日盈而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而日縮，則先中而朔。古歷以九百

掩而為晦，已會，則月魄復甦而為朔矣。日盈而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而日縮，則先中而朔。古歷以九百

一日，月不及日二十九日，半強蓋半日之外，又增二十九分，合為四百九十九分。姑以正月二十九日，半強言之，正當三十日，午正，則已過其日中分。故後中而朔，而月大。又以正月所餘四百四十一分，積至二

月二十日，子正，後當半強，則其中分尚遠。故先舒前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

中而朔，而月小。推或小大，併見兩月，皆可推。舒前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

在後，以周天為四分，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月行二十七，日而周天，日

蓋近一分，遠三分，爾。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月行二十七，日而周天，日

之周天以歲計。月以朔計。癸惑火星，二年一周天。木歲星，二十八年一周天。惟太白金星，二十八宿，日之

所經為黃道。自角至箕為東陸，乃春之日道。自斗至壁為北陸，乃冬之日道。自奎至參為西陸，乃橫絡天

腹中分二極者，為赤道。春秋二分，日循赤道，平分天體。晝夜中停，春夏之交，陽極生陰，則陽升於天而生暑。陰蟠於地而下降，故天轉益緩而氣濁。一降一升，相推而成寒暑。一顯一晦，相盪而成晝夜。如秋冬之交，陰極生陽，則陰際於天而生寒。陽復在地而上浮，故天轉益急而氣清。如人鬢重，髮內燥，外潤，故月星

其候。日行三百六十度而成歲。餘度之未周者，為五日之強。在天為度，在歷為日月。月行二十九日半而

及於日，其不足者六日弱。以不足乘其有餘，歲得十一日，積而成月。則置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三歲一

閏五歲再閏十有九年而爲閏七是謂一章則餘分盡矣晝夜百刻而辰周十二故以八刻二十八分爲一時初初刻十分初一至初四刻各六十分正初刻十分正一至正四刻各六十分積六千分成晝夜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年而天地備矣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沖和之氣在其中矣四萬二千里已上爲陽位四萬二千里已下爲陰位肅肅出乎天則天雖爲陽而肅肅之陰出焉赫赫發乎地則地雖爲陰而赫赫之陽發焉五日之謂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之謂歲冬至之候陽發於地一氣上昇七千里至六氣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溫爲春分之節也又六氣而陽極陽位故其氣熱爲夏至之節也夏至之候陰出於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至六氣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爲秋分之節也又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而爲冬至之節也天地之所以能長能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二者交通合爲太和相因而爲氤相溫而爲氲以此施生化之功此變化之所以兆也乾道變化二氣流行氣之拏斂而有質者爲陰舒散而有氣者爲陽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激搏而爲雷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風行太虛旋轉不停或自上而旋下則雲行南而及北向或自東或轉西則吹水凝成旋窩此其驗也吹散陰氣盡則止陰夾持則磨軋有光而爲電與陽在內者相應故電機收雷已震光急而雷聲俱急光緩而雷聲俱緩陽氣正升爲陰氣所乘則相持而爲雨陰與陽得助其蜚騰則飄颺而爲雲和氣散則爲雨露霜雪不和而散則爲戾氣霾障霾黃沙也障陰氣也霧得風而裂則陰干於陽而氣薄不能以揜日虹則見虹者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乃陰陽之氣不爲雲六出陰數也陰干於陽而氣薄不能以揜日虹則見當交而交者隨日所曠故朝西而暮東陽伏

於陰而氣結不能以自收則雹降。盛夏煮水百沸密實於缶急投重泉則水結亦此類也。月星布氣陰感之則肅而爲霜陽感之則

液而爲露上寒而下溫則霜不殺物上溫而下寒則雨而不冰。隆冬而水泉有氣者蓋以陰遇陽也。風不宜溫而溫則雨凝

而爲雪陽縱而陰翕之也雷不當出而出則雪霰交擊陽褻而陰乘之也。冬天南風則必雪雷冬出亦必雪初春亦然。將雨則

氣溢而礎潤既雨則氣散而土晞然自天地割判以來裨海環之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迺有太瀛海

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北景在齊州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天竺在中國之西故啓東牖以迎陽溫清地當

巽維日初極熱而午乃溫骨刺幹僻在北際羊脾適熟而日已復出五臺六月山飛陰雪故曰冰天象臺

歲際壁記納涼故曰炎海泰山有日觀鷄鳴而日已昇挹婁處壑谷接九梯而氣架燠此地高深然也東

海入於無際水流之勢斯低識者謂其近尾閭之洩天南風氣所宜與極北每相類識者謂其回北而爲

南此地之限極然也。六日之所顯中於中土故天地冲和之氣悉萃諸華而有衣冠仁義禮樂之風殊方

水土之精溢於尤物不過沈沙棲陸瓊異之產蓋氣偏也彼窮荒遠徼如日本如流沙如懸度此其地多

熱如雪山如漏天如盧龍此其地多寒皆日月所偏照梯航所罕通浸不與中國類亦氣中之窮也南北

爲經東西爲緯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蟬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

月盛則蟬蛤之屬滿月虧則虛則東極以至西極二億三萬五百里七十五步南北亦如之。神禹使章亥取步之數東極

極流鬼自東海至四海相去二萬八千里南海至北海相去二萬六千里洪荒以六合之內言其大今古之間言其遠也。雒陽東抵扶桑踰二萬里次則日本一萬五

千里其地温燠。西抵安息。二萬五千里。南至大秦。八千里。其地暑熱。南抵真臘。二萬里。次則扶南。一萬三千里。其地炎暑。北抵流鬼。一萬五千里。次則駁馬。一萬四千里。其地常雪。驛傳至此極矣。周世雖陽立表。求地中處。在今

河南登封縣。地中處在岳襄。乃開封府祥符縣。想是有差。地亦轉爾。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萬五千里。其

下降如其數。近多東風。近東故也。秋遊過西。萬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時多西風。近西故也。夏遊過南。故日在其北。冬遊過北。

故日在其南。人處坤載。如水負舟。視星漢回移。或升或降。莫知覺矣。陽陷於陰。故能關而受以爲水。坎中故

能受。陽附於陰。故能直而施以爲火。離中虛。故能施明。天一。陽數也。而水生焉。故凝於天一。無非水也。地二。陰數

也。而火生焉。故應於地二。無非火也。蒸而在天爲雲雨。滂而在地爲淵泉。求於石。則擊之光發。求於木。則

鑽之烟飛。天地初分。只有水火。水便是地。火便是日星也。土之所附。其氣融結。則峙而爲山。天氣始開。水之津查成地。

始雖融軟。後漸堅實。今登高而望羣山。有類波濤。起伏者。水所衝激處。有如水濤沙然。因其勢自然爾。水之所趨。其勢蓄洩。則流而爲川。山氣暮合而爲嵐。

水氣朝降而爲霧。地勢峻極。起自西北。故崑崙乘地之高而東驅。天傾西北。非也。乃地勢高近爾。天下大

西北。向高。越下。如傾瀉。出始之發源。如此。嵩山據地之中而南。驚海。山脈從雲中發來。自秦以四。水入於龍門。龍門以東。水入於

諸山。次之。江南。諸山。又次之。兩山竝驅。其中必有水。兩水夾行。其中必有水。水流東極。氣虛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

天地如洪爐。何物不銷鑠。既散之氣。豈復在天。往者既消。水折必東。來者復息。雲蒸雨降。水流東極。其應

於月者。爲蓋日爲陽。精陰之所依。月爲陰靈。潮之所附。朔望之際。陰依於陽。月近於日。故月行疾而潮應大。

朔望之後。謂上下弦非近朔望。月遠於日。故月行遲而潮應小。春爲陽中。陰生於午。而晝潮大。而陽感也。秋爲陰中。

陽生於子。而夜潮大。而陰應也。一晝一夜而再至。亦猶歲之春秋。而月之朔望云耳。此天地之至數也。若

夫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凝體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造化之後。靈於萬物者爲人。散於

動植者爲物。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生火。在人爲神。天三生木。在人爲魂。地四生金。在人爲魄。天五生

土。在人爲體。受精於陰。其聚而能靈者。魄也。故魄常附魄。如日光之加月質。受氣於陽。其散而能神者。魂

也。故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噓而溫者。陽也。吸而涼者。陰也。陽氣自左而循右。

猶天道尙左。而衆星左旋也。陰氣自右而終左。猶地道尙右。而瓜匏右纒也。忍冬右纒。茅山有右紐。相指其異也。所受之性。

雖不相遠。然偏於木者常多。惻隱之心。或爲所抑而不達。水火亦然。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

偶。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各有分數不齊耳。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

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一主日。從一而生。日占陽。從奇數。日數十。從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日從奇。奇至辰。

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日承奇。陰日承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

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次斗。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音不過五。四九

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爲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爲四方。方有七。故七主星。

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數盡於八。凡蟲爲風。風主蟲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陽。故皆

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數盡於八。凡蟲爲風。風主蟲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陽。故皆

卵生魚游於水。鳥游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八竅鳥屬。齧齧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隆者脂。無角者膏而無前角者脂而無後膏者豕屬而脂羊屬。脂前後皆謂其銳小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是以至陰主牝。此其然也。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故太平之人仁。東至日出。丹穴之人智。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太蒙之人信。西至日沒。空同之人武。北戴斗極是謂空同。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輕土之人多利。重土之人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山氣多男。澤氣多女。石氣多力。暑氣多天。寒氣多壽。陵氣多貪。衍氣多仁。惟生乎齊州。乃中國稟太和。五性全備爲無虧。人之一身。分配五行。而造化之理具焉。五行一陰陽也。人誠有之物亦宜然。故鳶飛魚躍。性之適也。鸚鳴蟲躍。跂行喙息。翾飛蠕動。皆一性也。蜂分蟻爭。義之似也。雞知將旦。鶴知夜半。不類信乎。人狎鷗而機忘。犬吠屠而機露。不類智乎。虎嘯而風生。龍吟而雲起。將雨而魚噏。將風而鵠下。不類感應乎。燕知戊己。虎知破衝。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不類幾先乎。太華山將類穴居虎豹之類。皆先避去。人獨不然。遂遭覆壓之禍。則穴居而知雨。不智於人乎。螻屈而求伸。狻斷而求活。不類自全乎。狻尾可歸馬。纓爲人所逐。知斷其尾。自抉螻蟻之君臣。鴻鴈之兄弟。出乎類也。烏鳶之知愛。豺獺之有祭。反其本也。毛羽飛行之類。其臍以逃死。

故屬陽。鱗介蟄伏之類。故屬陰。兔為陰獸。故尾短。雉為陽禽。故尾長。尾暗直而下垂。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故曰乾。

知人憂喜之情於未來。能結巢於人見之地。不免有採取之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能人言。次捕之。先置酒連屐於其往來之地。猩猩知捕者姓名。則罵而去。既醉於酒。穿其屐。人遂前。

而執之。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魚鱉之屬。食土者無心而不息。响。屬。食木者多力而羸。熊羆之屬。食草者善走而愚。鹿馬之屬。

食桑者有絲而蛾。蠶之屬。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鷹類。食穀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騾

馬屬陽。起則先。前。駝牛屬陰。起則後。猴之聚也。有糧有蓄。熊之行也。有館。熊山行數千里。各有岩穴。林

之熊館若虎豹出百里迷失故道矣。雀之為蛤。以殊形而相禪。如水蟲之為蜻蜓。蜻蜓之化蝶。蠶之化蛹。蛹之化蛾。蛾之復能育以不同形相禪者。何可勝窮。但甚微不暇察耳。龜之

既神。以鑽骨而效靈。鸚鵡來魯。而知人事之感。杜鵑入洛。而驗地氣之遷。邵康節步天津橋。聞杜鵑聲。嘆曰。天下將以南人為相。爾果用

王安石蓋地氣自北而南者順。自南而北者逆。飛禽得氣之先。南方地氣至矣。譬之草木。可類舉焉。故松柏鬱蒼。而知其葉自根流。松栢以葉庇

不復條肄。豫章盤固。而知其本盛末茂。豫章根本深固。幹聳尋則根亦如之。故工部詩云。豫章深出地。橘踰淮而枳。蒿處陸而艾。藻寄根於水。

葵傾心於日。凡花皆向日。獨葵傾心以衛其足。桂枝之下。草不植。桂性熱。自能殺衆草。麻黃之莖。雪不積。麻黃性燥。宿根所在。雪隨消。觀木而可

驗晴雨。檉木。本草名。雨葉潤。將旱則旱。草生。苦水而水草生。兔絲不土而蔓。暎果無花而實。芡近陽而性暖。

芡花。映性暖。菱背日而性寒。蓮實下垂。則取其象以治心。胡桃瓢縮。則資其形以歛肺。生於西者物多辛。辛

之類。生於南者物多燥。胡椒。官杜之類。東北二物亦然。梅柳。參木之類。時方嚴凝。生意固在。故物有堅貞而能久焉。時至長

養陰慘潛。故物有浮脆而速焉。麥受六陽之全。故就實而昂。冬種而夏熟。稻分陰陽之半。則未實而俯。稟金

旺而菽稟火氣。至水旺而枯。大豆夏實。薺稟水氣。至土旺而絕。薺菀藤冬榮夏枯。衍沃之區。以種而毓。人力所及。不毛之地。以氣而化。雨露所成。有根本則有枝幹。有花實。實中有仁。而生生不窮之理具焉。有一榦而榮悴殊者。有一枝而遲速異者。此各有消息爾。草腐而爲螢。麥潤而飛蛾。此物之至變也。自植而動。蟹蟄而體凝。久蟠泥則化爲石。竹縕而石堅。此物之至精也。延安修城掘地得竹竿已化爲石。動植皆變。瀕之泥金。水銀爲汞。砒之屑銅。此物之相變也。非同類之相制者也。膠投爲漆。鉛同錫合。此物之相涵養也。燧照火於日。鑑取水於月。此無情之感也。磁石之引針。琥珀之拾芥。非同類之感乎。黃星墜而渤海決。銅山摧而雒鐘鳴。此異類之應也。四者非動非植。通於一則萬物畢矣。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循環無端。孰窺其際。人者禽獸之主。故物亦列其次。自非聖人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歿。知天地之終者。疇克然哉。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通鑑託始論

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見聖賢於書。治亂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知治亂於史。事紀於言。理寓於事。非事則理不可見。非言則事不可傳。大哉書與史之功乎。所以開萬世之光明。立人心之好惡也。書曰。天敘有典。典者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也。因其生而分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又曰。天秩有禮。禮者尊卑貴賤等級降殺之品也。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是以表章而榮顯之於車服名器之內。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命者天之令也。人主體之而

代天行化也。唐虞之世。面命之而已。雖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命之以天下。亦不過執中之數語。至於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往往見之於都兪。吁咈之間。及殷高宗之命傅說。亦不出於一時之訓誡。必皆丁寧於欽哉之一詞。周之治尙文。然後有策命之禮。命微子。命蔡仲。命君陳。命畢公。命君牙。凡五篇。皆成周盛時之文。穆王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語。平王之命文侯。悲嘆感傷。氣象索然。聖人存於周書之後。于以著王轍之所以東也。逮其末年。歸惠公。仲子之賵。聖人存於春秋之首。于以傷王轍之所以不復西也。甚矣王之昏也。褒姒之難。廢后黜嫡。王之所親嘗也。今乃以天王之尊。命冢宰之貴。下賵諸侯之妾。若禮所當然。而不愧。此聖人絕望於平王。而春秋之所自始也。策命蓋非常典。授之以土。授之以民。撫之以彘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詞章。司徒書命。司馬與士書服。司空書勳。將之以太宰。侑之以內史。卿逆于境。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設主布几筵。太宰涖之。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命冕服。內史贊之。三辭三命。而後卽冕服。旣畢。賓饗贈餞。加之以宴好。吁。周之舊典禮經如此之重。授受其可不謹乎。春秋之國。咸沈酣於戰爭攘奪之中。綱淪法壞。朝貢聘告之使。希闕寂寥於天王之庭者。正以王命之輕也。秉周禮者。莫如魯。請以隱公觀之。平王之崩。魯無弔使。又不供王喪。致武氏子來求賻。後四年。王使樊伯來聘。後二年。南季又聘。而未聞魯之玉帛入于洛也。威公弑。隱而立。篡賊也。魯之所當諱也。固不敢命一介之使。以告王。王乃使宰渠伯糾來聘。繼之以仍叔之子。又繼之以求車之使。威公薨于齊。始終不以禮。王乃使

榮叔追命之。夫何王命之褻也。又以晉國大略言之。曲沃奪宗。叛王屢矣。不惟不之罪。反使虢公命曲沃一軍爲晉侯。其後侵併諸國。日益強大。文公伐楚。獻俘于王。王享禮。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重耳爲侯伯。賜之車服弓矢。秬鬯虎賁。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重耳三辭。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而出。出入三覲。其儀如此之恭也。惟此一命。於史有光。其次則衛之二命。一追命襄公。一答命蒯賸。皆有辭。自是不復再聞王命。後當威烈王二十有三年。忽有命三晉大夫爲諸侯之辭。使人驚喜。東周之勃興。何爲有是曠禮也。然旣無備物典策。又無王人下臨。若之何而命之哉。此又春秋之一變。僕深疑之。我朝治平初。司馬溫國公奉旨論次歷代君臣事蹟。錫命曰。資治通鑑。正託始于三晉之侯。蓋公不敢上續春秋。而乃下承左氏傳。傳以趙喪智伯終。通鑑以智伯立後始。然智伯之事。陋矣。不足以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綱。於是提三侯之命。而追原智伯於其下。復著其述作造端之意。傷周室名分之大壞。而以哀哉二字殿於後。有典有則。正大激昂。所以扶天倫。奠民極。示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後之儒者。以公之言誠忠厚矣。猶慮其闕于事情也。故致堂胡氏。追論晉悼公病於一惰。使大夫主諸侯之盟會。於三晉強盛之幾。以補司馬公謹微之說。此特言其晉之幾。而未及乎周之幾也。是以朱文公感興。以昭王南下而不返。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章久已淪散。何獨至是而始可論也。此又補致堂之所未及。雖然。述春秋以後之書。舍是亦幾無以爲託始也。東遷之周。平王以晉文侯立。而周已弱。襄

王以晉文公定而周遂衰。敬王以晉大夫立而周益亂。晉大夫自是爭衡於中國矣。況戰國之周。土地日蹙。人才日消。王宮不備。聲名文物。黯無精彩。實不過諸侯一附庸耳。積輕至此。豈足以爲天下重哉。僕聞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君不能以義制命。則無以使人。心不應。惟命之承。僕因質其疑於太史公。考之帝紀。書命三侯於九鼎震之下。此溫公所以開端而著論也。考之世家。則曰魏趙韓皆相立爲諸侯。豈非因其自相立。不得已而命之歟。又十有八年。田和求爲侯。魏使使言。王許之。而后立。詳觀許之一字。卽太史公以之而爲命也。當是時。王命輕於一羽。烏得而拒之哉。五伯莫盛於齊桓。晉文猶熟視楚之王。而不敢問。尙何待後之桓文。罪一大夫之自侯也。前乎七十有餘年。衛猶以王命爲重。後乎七十有餘年。諸侯自相王。王之不足。而又相帝。則於王何有。上下百五十年。蒼姬將訖錄。如日之莫。如歲之冬。天斂斲。喪天秩流離。天命僭忒。而不可禦。非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立極。豈區區智力所能折其衝而摧其勢哉。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而聖人則無不可爲之道。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固未嘗不欲興周道於東方。孟子亦謂夫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必能朝諸侯。有天下。信不誣也。今攷周之亡也。猶有邑三十六。口三萬。土地寶器。雖俱輸於秦。周民遂東。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強之從。國可得而民不可強之屈。周之德澤入人。如此之深也。在聖人亦未可謂不可爲之時。況自有可爲之道乎。胡氏乃遽曰。吾末如之何者。亦勇於自棄矣。

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爲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固非刪周公之所已定。刪周公之後。龐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爲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風。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爲三百篇。而總係之于周也。然今之所謂三百篇者。皆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旣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于下者。未絕也。太史冊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矇瞍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龐雜。已荒周公之舊制。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況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已沒。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爲無用之器。至于秦併天下。其勢大亂。極壞。始與吾道爲極怨大仇。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大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唐之後。詩忽出于魯。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殺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于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深恨。今不知詩之爲經。藏于何所。乃如是之祕。傳于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遼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如出于一人之言。吾知其傳之的也。然數人之言。而亦不能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譌也。以其言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譌。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也。與其彼此俱失。而無他左。

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豈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竝列于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言不行于天下，而獨行于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爲之牋，自是之後，學者固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迕三家，獨得行于世。毛鄭旣孤行，而三家牴牾之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凡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于同而亡其異，遂信其傳之果的也。且萇自謂其學傳于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惡在其爲得于子夏哉？若傳于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于姓氏，不應晦昧湮沒，詭所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于史。至西晉而已亡。陸機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予是以于毛詩尤不能無疑也。

風雅辨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纏繞，作爲詩傳，自詩之湮滅，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無所遺恨。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權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答門人之問，亦多未一。于是有腔調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或以時分，或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攷，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學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用以說義也。不勝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究其爲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于宗廟矣。天作清廟，可

奏于宴豆之間矣。可謂捨本而逐末。凡歌聲悠揚于喉吻。而感動于心思。正以其義焉耳。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爲主。聽者有何可味。豈足以薰蒸變化人之氣質。鼓舞動盪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答陳子體仁也。舉書曰。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律和聲。故詩出于志。樂出于詩。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諧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旣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耶。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之所不取也。至于楚詞之集注。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人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以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于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據凡例。以釐正舛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爲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于堯之時。出于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爲句。兩句爲韻。豈嘗學而爲哉。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虞舜君臣之賡歌。南風五絃之韻語。與夫五子御母述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

來謳吟于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于功成治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造周者。王化基于衽席。而風動于隣國。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爲一體。適合于康衢擊壤之章。而重之名。言曰風。被之管絃。以爲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爲學官。取爲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因以倣此章句。總爲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刪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于一人之手。非作之者共此格調也。守之者取此格調也。三百篇旣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言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未有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于詞者。此風也。周旣有天下之後。分封諸國。列國之民。戴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戴後王之化。亦有美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凡在下之作。槩謂之風。初不係周之盛衰。但當其盛時。風如二南。當其衰時。風如黍離。何獨于東遷之後。雅始降而爲風乎。平王之雅。不可降而爲風。猶文王之風。不可升而爲雅。其爲國風者。周爲商。列國之風也。其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風止此風也。風之內。所係有不同耳。安有可升可降之理哉。後世因降之一字。遂謂平王以前。有雅無風。雖風亦強名曰雅。是皆于降之義。有所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雜矣。況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時。且三百五十年。成康之際。仁漸義摩。薰陶情性。教化盛矣。內而妾媵之微。外而井里之衆。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一歌。語與岐豐江漢之詩。律呂相應者。寂寥湮沒。終無一章之風。

可以備聖人之刪存。迨東遷之後。土地日蹙。一旦播之篇咏。遽有十章之風。豈理也哉。至于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於王風明矣。今乃強之尊而名爲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強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他可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歸之王風焉。

二雅辨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怍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朝會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體。而正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于全無疵矣。至于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人之作。然施之于燕享。非所宜。用之于朝會。又不可。無乃出于放臣逐子。出妻怨婦。尊酒慰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者也。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証驗兩字。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之證驗。絕無可考。不能不反致疑也。予應之曰。諸經悉出于煨燼之餘。苟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憑哉。聖人于杞于宋。尙有足徵之嘆。況求之後世乎。有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于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畫施用。豈不曉然。其爲証驗。莫切於此。尙何外求哉。且夫怡怡酬勸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

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雅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于人心者。既不同。形之于言語者。亦且異。施之于事者。亦無所合。有是三不同。而得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例不應紊亂如此。其始出于降風之一言。而不知其所謂降之義。遂使後世不識二聖人禮樂之正意。誦之者冥然聽命于小雅。良可悲也。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者。悉歸之王風。其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言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宴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僞者。蓋一吟一詠。聲轉機萌。事形詩中。志形詩外。真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胷中。而有能勉強不失于金石籩豆之間哉。當是時。推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以善觀矣。予則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後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饗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變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証。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可以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燕諸侯之樂焉。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辭豈無異同之分。玩義審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于

鏗鏘節奏之末。而後知昭懿之後。僭竊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滅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于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惡足以責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降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縣。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素秉周禮。其燕范宣子也。爲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燕甯武子也。亦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爲肄業之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尙有間存于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于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棠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之作。楚歌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差互。亦何以知其爲楚之差。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于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爲當然。而反証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之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皆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燕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襲可也。諸侯而用天子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証。不得謂之當然。

豳風辨

豳。何爲而有詩也。豳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之功。以成王尙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事之勤勞。使矇瞽朝夕飢于成王之側。與無逸

之書實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篤厚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官。不播之二雅。毛萇忽名之曰豳風。則何以知其爲周公之意也耶。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爲法于後世。以凡例律之。謂宜存之于變雅也。明矣。今名之以風。係之以豳。不能不啓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于齊魯韓三家。俱無所謂七月之篇。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故無所考。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于豳風之中。則後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遠無傳也久矣。且其事始于后稷。係之以郇可也。而其詩作於周公。係之以周可也。今不郇不周。冠以公劉太王之豳。上無以見其始。下無以見其成。曰七月。曰九月。夏正也。曰一之日。二之日。周正也。一章之中。二正竝舉何哉。況公劉太王。商之列國也。豈有不受商之正朔。乃上稱夏正。下創周正。是不待商紂之淫亂。而先有篡商之志也。愚故知其必非周公之意也。或謂七月之詩。恐與豳詩差互。揉亂而傳者失其真歟。歌豳之文。見于周禮之籥章。旣曰豳詩。又曰雅頌。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以備三體之用。歐陽併與周禮遂毀之。則過矣。王氏謂豳。故有詩。而今亡。後世妄補之云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部分未妥。章句可疑。而生此紛紛之說也。夫七月而係之以豳。猶云可也。使周公東征九詩而俱係之以豳。毋乃太遠乎。是故文中子謂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其風變矣。惟周公能正其變。故夫子係之以豳。其意深遠。可謂曲推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聲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子之意。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豳本變風。以周公能復升爲正風。如劉氏之

說、幽實雅也。變而爲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言。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鷓鴣之名。見于金縢之書。金縢之篇。係于洪範旅獒之後。聖人于書。未嘗有回互委曲之意。而于詩。乃極其斡旋。捩拭之功。聖人之光明正大。必不若是之苟率也。夫幽谷。西北之陁也。三豎。東南之壤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事之相後也。數百餘歲。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軍士百姓之詩焉。今襍然強附苟合于一書之中。孰謂夫子之聖。有如是之部分哉。漢儒無識。大略如此。故愚願以幽風七詩。以類分入于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已久。今遽缺其一。毋乃太駭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既未知其果定于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風。亦未知其果爲邶、鄘、魏、王、鄭、衛、唐、陳、秦、檜、曹、豳。果有詩。則當列于二南之上。與其推本文王之化。豈又若推原后稷之功之爲深遠哉。幽之爲風。可以知其決非周公之意也。

風序辨

讀書不能無疑。疑而無所考。闕之可也。可疑而不知疑。此疎之之過也。當闕而不知闕。此贅之之病也。夫魯宋之無風說者。以爲王者之後。不陳其國之詩。此亦因其無詩而強爲之說。而不計其理之未通也。曰唐曰曹曰衛。于魯爲兄弟之國也。曰陳與宋。俱帝王之後也。夫陳、衛、唐、曹。何不得與魯宋竝。而獨陳其詩乎。其說窮矣。列國之詩。俱得陳之于周之天王。固非關于魯也。夫子刪其繁亂。豈求之周太史。盡舉而歸魯。以定其黜陟也哉。特以魯用天子之禮樂。太史傳于周而奏于魯也。夫子因得而刪之耳。其傳於魯者。

固未盡得周之所藏。周綱不競，諸侯不臣，其本國之詩亦未必盡。陳于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凡後世名爲逸詩者，不知夫子旣刪之餘乎？漢儒傳誦之餘乎？此皆無所攷而當缺者。況國風之序次尤不必贅爲之詞。夫十三國之次序不同，之說有三。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豳、王者。此鄭康成詩譜之序也。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者。此今詩之次序也。程子亦因今序而爲之說，謂邶、鄘、衛之所以先者，衛首併邶、鄘爲亂首也。此亦因文未有以証其決然爲夫子之舊序，則其先後之間不害大義。誠有不必穿鑿者。故歐陽公曰：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得其本而不迺乎末，闕其疑可也。雖其本有不能達者，猶將缺之。況其末乎？其說得之矣。今又自爲詩譜，定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于小序之失，何躬病之而躬蹈之乎？惟朱子去小序之外，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不得見聖人之舊經，相與沈潛玩味，其無可疑者斯已矣。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已。

魯頌辨

闕疑之義，謂其無所考證，不得已而闕之也。或幸而有所考証，亦何爲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頌也。惟闕宮一篇，獨歐陽公歷考僖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荆楚之功，深以爲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

遂以爲非僖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不可泯沒。是以朱子于他篇。皆曰無可考。獨以此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句爲可信也。愚嘗卽其詩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爲非僖公之詩也。意其間有顛倒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爲據。則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爲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公之世家。亦未嘗有戎狄荆舒之役。然亦無他明証。不敢必以爲非周公之事也。孟子之時。詩書未火。宜得其實。又不應無所據而兩引之。以姑就其說。雖斷章取義。固善詩者之常。至于提魯頌之號。而以僖公易于周公。亦恐孟子不若是之耄也。或以爲僖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魯遂以爲僖公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盟。在齊猶爲可羞。況于僖公因齊之師。從人之役。進無尺寸之功。而敢退爲虛誕之詞。侈大浮誇。以誑國人。夫子尙何所取以播其醜哉。必不然矣。若夫徐方淮夷之事。則與荆楚不同。聖人存之于書。載之於費誓之篇。其爲頌伯禽之言。昭灼明驗。無可疑者。顧讀之者。偶未思耳。又竊意土田附庸之下。詞氣未終。血脈不貫。移泰山保有二章于此。倫序方整。旣不害其爲僖公之詩。亦不妨以爲伯禽之事。至于則莫我敢承以下文意。亦不相接。俾爾昌而熾一段。當承于亦其福女之後。方爲聯屬。古人作詩。章句雖重而有味。條理雖寬而實密。必不若是之斷續破碎也。觀此一詩。命詞措意。雅奧淵源。必出于賢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尙可□也。則其斷續破碎之疵。可以知其爲傳者之誤。惟駟與有駟二詩。未知其爲何時之詩。詳考其思樂泮水一篇。則可以

知其爲頌伯禽之詩。蓋其詩專以平淮夷來獻。誠于泮宮而作也。夫魯之盛。無出于伯禽之時。自是以後。武功不競。世爲弱國。惡有此俊偉之績哉。祝而願之之說。鑿尤甚矣。蓋祝願之詞。與鋪陳事實之詞。語脈迥異。且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云云。味其詞氣。雍肅。句法莊重。非伯禽其誰當之。愚故曰。幸而有所考証。而求其考証之的。又孰出于聖人之書。既足以破後世之惑。亦胡爲而不決哉。

詩亡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疎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于天下。雖宣王修政教于幽厲之間。晚已不競。平王東遷而周道衰。二雅于是不能復作矣。此程子之言。確爲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之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爲是詩。歸之于雅宜也。然其閔周室之傾覆。傷宗廟。盡爲禾黍。其詞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于燕享。非所宜。奏之于朝會。又不可。繼之于二雅之正經。又無是詞也。實同于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作于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殆盡。然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夫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者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

以爲雅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爲浮詞而刪節擺脫。則情簡而理迂。恐與孟子本意不無少舛也。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夷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而政教號令固已不及于天下。而諸侯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于東都。二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于三百篇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毋乃得之于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則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後世尙有未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乃因爲之辨。

經傳辨

自咸陽三月之焰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于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于缺疑而恥于有所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爲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思。剝剔凌訂。雕刻藻繪。日入于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爲先王之教。未經踐蹂。巋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人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

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全之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又以後世傷殘毀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此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得以意損益之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有一偏。而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書矣。於理有所不通。然詩之爲教。所以異于他經者。自有正說。爲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太史。儀禮未嘗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秋未有朕兆也。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于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爲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爲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爲雅。頌。此爲賦。比。興而已。使學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辭意。涵泳其性情。苟片言有得。而萬理俱融。所以消其念慮之微。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于此。此詩之所以有教者。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乃謂詩萌芽于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吾故知各出于飄誦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耳。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注之學。而六義之別反湮。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其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風雅頌以得之。故朱夫子亦以爲古今聲詩條理無出于此。是以于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賦比興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于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証。而難于定耳。朱子且難于定。後

世孰從而定之哉。竊思朱子之作易本義也。因晁氏古易。復其經傳之舊。于以正後世離經合傳之繆。以是知周公之詩與夫子之詩。必不雜出于風雅頌之中。夫子未刪之前。周公之詩。雖或龐雜。猶幸正變之說。尙存于既刪之後。故敢祖是例以析之。詳味其正經之旨。則漢儒殺亂之病。不待疏駁而自見矣。昔夫子嘗謂分詩之經。分詩之傳。此詩得之呂伯恭。而朱子因立此例于楚詞集注。今推本二先生之意。而爲是編。因著其所疑於前。以待有道者正之。

魯齋集卷之四

書疑序

聖人之經。最古者莫如書。而最難讀者。亦莫如書。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孰有加於書者。奈何伏生之口授。科斗之變。更孰能保其無誤。此書之所以難讀也。朱子於諸經。莫不探其淵源。發其簡奧。疏淪其湮塞。而貫通之。縷析其錯揉。而紬繹之。無復遺恨。獨於春秋。不敢著一字。書止解典謨三篇而已。後又有金縢。召誥。洛誥說。及考定武成。凡四篇。予嘗多幸。得觀典謨手筆。密行細字。東圈西補。蓋非一日之所更定。其用力精勤如此。學者猶恨不及見其全書。孰知書之果不可得而全解也。朱子嘗謂眉山蘇氏書說。蓋得其文勢。或謂失之簡。曰。如是亦可矣。謂金陵王氏獨不解洛誥。猶能於此而不穿鑿。亦稱之也。又嘗問東萊先生。於書有不可解者否。曰。亦無可缺。後二年復見。乃曰。誠如所喻。是亦難說者。至於朱子教門人。則俾之先讀其易曉。而姑後其贅訛。此固不得已之詞。甚矣。書之難讀也。今九峰蔡氏祖述朱子之遺規。斟酌羣言。而斷以義理。洗滌支離。而一於簡潔。如今文古文之當考。固已甚明矣。大序小序之可疑。今已甚於帝王之詞。與史氏之詞。參錯乎其中。今亦可辨。有害理傷道者。又辭而闕之。有考訂平易者。亦引而進之。如天文地理之精覈。歲月先後之審定。用工勤苦。久已成編。後學可謂大幸。然疑義缺文之

難。朱子曰未詳曰脫簡者固自若也。分章絕句之難。朱子不肯句讀者亦未能盡通也。況讀書至拙如予者。豈能遽豁然于中哉。諸儒之所能解。予固幸因得而通之。予之所不能通。雖諸儒極融化之妙。支綴傳會。屈曲將迎。然亦終未能盡明也。在昔先儒篤厚信古。以爲觀書不可以脫簡。疑經如此則經盡可疑。先王之經無復存者。後生爲學所當確守先儒之訓。何敢疑先王經也。不幸秦火既焰。後世不得見先王之全經也。經旣不全。固不可得而不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經也。疑伏生口授之經也。讀書者往往困于訓詁。而不暇思經文之大體。間有疑者。又深避改經之嫌。甯曲說以求通。而不敢輕議以求是。夫聖人之書。萬世之大訓也。與日月竝明。與天地始終。不惟不當疑。亦本無可疑。後學非喪心。孰敢號於衆曰。吾欲改聖人之經。然伏生女子之口傳。孰不知其訛舛。聖人之經不可改。伏氏之言亦不可正乎。糾其繆而刊其贅。訂其雜而合其離。或庶幾乎得復聖人之舊。此有識者之不容自己。漢唐諸儒。智不足而守有餘。泥古護短。堅不可開。逮至本朝。二三大儒。方敢折衷以理。間有刪改。譏議喧沓。猶數十年而後定。今訓註多已詳明。而猶可略也。惟錯簡繁多。極闕玩索。若稍加轉移。以復大體。不動斤斧。以鑿元氣。不可強通者。仍缺之。是亦先儒凡例之所許也。元體苟正。則訓詁不待費詞。可以益簡而益明矣。愚不自揆。因成書疑九卷。凡五十篇。正文考異八篇。藏之家塾。以備探討。嗚呼。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予深有感於斯言云。

續國語序

昆侖旁薄之廣大。前瞻後際之無窮。宇宙之間。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至理獨會於此心。可以知來而藏往。可以原始而反終也。天開文明。河圖斯出。聖心默契。畫卦造書。而後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傳于世。後一千八百六十有餘年。吾夫子秉道統之傳。任述作之責。咸黜舊聞。斷自唐虞而已。夫子豈不欲備上古之淳風。考制作之本始。探幽隨而昭陽德也。顧其荒誕鄙野。龐雜殺亂。或訛其旨。或失其傳。非可以立人極。闡世教。爲萬世帝王之法程。於是因民心之感。以正其情。刪詩者。所以導其和也。因治世之事。以達其道。定書者。所以立其教也。因民用之疑。以極其變。繫易者。開物之書也。因亂世之事。以悼其失。作春秋者。立法之書也。天地忽否。吾道荆棘。詩書厄于秦楚。烈焰之中。漢之儒者。不能追亡補逸。以足百篇之義。乃過用其心於百篇之表。矜功衒博。詭聖誣經。如畫鬼神。誑惑羣愚。而莫能證其形似也。大抵翻空者。易奇覈實者。難工。異哉。太史公之爲書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論其世次。紀其風績。驚駭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學至於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書。太史公何從而知之。缺其所不知。不害其爲學夫子也。至我本朝。蘇黃門始曰。太史公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朱子屢稱此言。最中其病。及觀黃門之古史。又上及於三皇。以伏羲神農黃帝充之。若與大傳同。以少昊顓頊帝嚳。唐虞謂之五帝。終與大傳異。其輕信何躬自蹈之乎。堯舜吾知其爲帝也。禹湯文武吾知其爲王也。皋夔稷契伊傅周召。

吾知其爲賢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前聖之相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子而止。於吾夫子而止。於吾夫子不得取吾信。烏乎取吾信。唐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敢信也。雖百篇之義。固不得而追補。然其大經大法。巍乎粲然。如日月五星之麗乎天。未見其不足也。千載之下。猶未聞有法而行之者。以追帝王之餘風。尙何求於茫茫不可致詰之外哉。春秋之書。吾夫子之親筆也。其人可信也。其時可近也。傳之者。失夫子之意多矣。曾不是之求。乃舍近而求之遠。棄實而求之虛。何耶。天地之內。一日之間。事如沙塵。何可勝紀。大者無出於三綱五常。而至微者亦皆有理。三代既遠。自漢而下。其見于史者十有七。不過存一二於百千萬億之中。而學者猶罕能盡見而徧考也。我朝治平間。先正司馬公。奉旨編成資治通鑑。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爲二百九十四卷。君臣出治之本。天人相與之際。規諫之從違。刑政之得失。善可爲法。惡可爲戒。採摭刊削。井然有條。最爲三代之下甚盛之書也。文公朱先生。以之編通鑑綱目。五十有九卷。大書爲綱。分註爲目。綱做春秋。目做左傳。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門人李方子爲後語。精覈明暢。發揮本旨。羽翼麟經。殆無餘蘊。僕嘗聞朱子曰。左氏於春秋。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一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示以建安袁公樞爲本末。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其錯綜溫公之書。亦國語之流矣。於是考國語之爲書。

始於周穆王。終於周定王。凡四百八十有餘年止。八國之書。合一百八十有二章。唐之柳宗元。乃以國語文勝而言龐。好怪而反倫。學者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遂作非國語六七十篇。以望乎世者。愈狹。而求相於呂化光。豈不愚哉。司馬公曰。國語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宗元豈足以望古君子。藩籬妄著一書。以非之。宋秦公嘗敍之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大成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修於外者。簡於內。先儒亦以爲然。以是知左傳國語。不可偏廢。袁公本末之書。歷年幾兩倍於國語。而不過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簡。且病於無所發明。然時益近而事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詞益少。此可以見其筆力之精也。不觀其博。則不知其精。不知其精。則不切於用。爲士者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不以經綸自期者。亦自遏其躬而已。僕因考通鑑之初語。卽外傳之終語也。以是知司馬公之意。未嘗不拳拳於外傳。於是分門約語。附諸儒之論辨。編爲續國語。凡若干卷。合若干章。以備一家之支流餘裔。竊嘗疑之。左傳國語。文氣不同。未必出於一人之手。左傳之文。浮。國語之文。質。浮者近於誣。質者近於冗。左傳多詳事情。國語多陳制度。然重見者亦少。雖間有之。而詳略且異。若故相避然。此可疑者一也。見于春秋者。猶有一百二十四國。今國語止列其八。它皆不足取乎。況陳宋衛秦皆大國也。亦無一語之可紀。何耶。此可疑者二也。齊之內政。不見于經。而出於管子。先儒皆以爲非管仲書。疑戰國之士僞爲之。豈有七百餘年之齊。別無它語。獨刪節此書乎。

此可疑者三也。漢興之初，亦以周之舊典禮經廢墜影滅，諸儒幸得其傳，皆欣然存之而不疑。司馬公已定爲列國之舊史矣，非左氏之文也。嘗聞諸國各有史，而不相知，秦併六國，始盡得之，往往私相傳錄，皆非全書。左氏文之而爲傳，國語疑未經穿鑿者，秦其本國也，宋衛非秦所滅，所以獨無歟。自入通鑑以來，周止亡國之語耳，非可續也。魏趙韓分晉，而晉語亡，田和篡齊，而齊語亡，越已滅吳，楚復滅越，滅魯韓滅鄭，齊滅宋，故國所存，惟楚而已。吁！中原禮義之國，帝王聲教文物之地，俱已邱墟，雖秦楚亦未幾而亡矣。此天地之大變，古今之奇禍也。烏在其爲可續哉？雖然，僕之所續者書也，非續其國也。誠以國言之，魯固亡矣，而有不亡者存，以吾夫子之聖，亙萬世而不可磨滅，門人子孫，班班於後世，遠夷暴君，亦莫不款謁致敬，至今猶然。雖周公伯禽之封國，實成湯微子之苗裔也，遂以續魯語爲首，上以黜夫子之所不取，下以續夫子之所傳，續魯語者，亦所以續宋語也。又以之補哀公本未備云。

墨林類考序

歐陽公集古之勤，十有八年，得千卷，并包夷夏數千萬里，歷周、秦、漢、魏數千百年，聖賢功業，亂臣賊子事迹，往往史傳之外，證明僞繆，其於所得之多，雖勞而有益也。其後東武趙明誠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鍾鼎甌鬲，盤彝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遺蹟，見于金石者，皆去取褒貶之，凡爲卷二千。南渡後，昭武李內亦集錄千卷。越二十年，天下之聞碑名蹟，舉萃其家，百世之消息滿空，斂然具

於緘帙之上。其它如復齋碑錄、東觀餘論、及夾漈金石之類。紀述不一。謂之博古可也。論之學。則進德修業之士。有所未暇。東萊先生曰。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其論精警。予固非有此癖好也。亦非有力可以訪求也。類秦漢之名碑。慕其古也。列晉唐之精刻。善其字也。分爲六門。便於討論也。名曰墨林類考。總三十卷。亦未備也。間嘗遐想。在昔往古。隱居逸士。嘉言善行。沈淪荒墜者。何可勝道。姦回之徒。盜名惑世。假託依倚者。宜亦不少。安得強敏有識之士。於進修之餘。追遊藝之意。裒金石之所載。具其詞章。考其真僞。評其得失。削其繆妄。續歷代之典法。補史傳之缺遺。庶有益於後世。無玩物喪志之嫌。可以盡掩前人之編。庶幾乎恢拓翰墨之囿。疏暢心思之滯。集金石之大成。而玉振之矣。吁。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顧予所編。不足以議此。因其序以見此云爾。

發遣三昧序

文章有正氣。所以載道而紀事也。古人爲學。本以躬行。講論義理。融會貫通。文章從胸中流出。自然典實光明。是之謂正氣。後世專務辭章。雕刻纂組。元氣漓矣。間有微見義理。因得以映帶點綴於言語之中。是之謂倒學。至於書疏尺牘。亦日用之不可缺者。尤宜爾雅。筆勢欲圓而暢。筆力欲簡而嚴。非學問不足以至之。學得其本。此爲易事。學既淺陋。不得不假借而襲取之也。以是爲學。抑末矣。昔姑溪李端叔善屬文。工於尺牘。東坡謂其得發遣三昧者。釋氏之妙語也。若與之。實少之也。然所以得此三昧者。亦出於博洽。

之餘。惜所用者小耳。因見小姪編類尺牘。以資筆端之芳潤。嘗語之曰。此非所以爲學也。不得已。亦當求於古作者。可也。偶有姑溪三昧集。出以示之。亦非可取足於是編也。又爲之博探於韓、歐、蘇、黃而下。諸公分爲十卷。稍廣其見聞。所取者有淺有深。淺者誘其入。深者冀其進。豈不知導其苟而成其陋者。非教也。猶有望其能倒學。以識文章之正氣云。

宇宙紀略序

伏羲之世。上上古也。天機動而河圖出。人文闢而八卦成。天何言哉。感伏羲之心。假伏羲之手。開千萬世文明之治。伏羲亦何言哉。得於心。應於手。而自有不可勝言之妙。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吾夫子又從而翼之。詞則費矣。圖將隱矣。夫子憂其圖之遂亡也。以四句十有八字。紀之於大傳。又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我本朝康節邵先生。始得而傳之。及朱子本義之書作。而先天後天之圖。於是粲然而大明矣。予往歲於康誠求家。見一先天圖。規制甚簡古。云得於徐毅齋。心甚愛之。每疑其中分一半。若倒轉然。於造化不合。耿耿久之。壬戌之冬。上蔡書院納交於玉峰車君。首出此圖示予。卽向者之所見。其可疑者已正之矣。終日對之。如在伏羲之世。甚矣。車君之能古其今也。上天下地。古往今來之紀。孰有大於此者乎。旣而又出示以巨編。曰。宇宙紀略。凡幾卷。若干圖。圖之後。有證有考。有釋有論。至於乾端坤倪。民變物則。禮樂制度之詳。經傳義理之奧。莫不備載。皆經世之具也。富哉書乎。人見圖與詞之費也。而

不知所以然者。實隱乎其中。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書有焉。車君名某。字某。黃巖人。有三世家傳之淵源。有四方朋友之博雅。與予一見如平生。歎命爲之序。予不敢辭。於是乎序。

好生錄序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之謂仁。故仁爲心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莫大於愛親。此本其所由生也。其次則仁民而愛物。此推其所竝生也。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者。愛有等差如此。自世教不修。人欲橫流。戕賊其天理。本其所由生也。既蒼然而不知省。又烏知其竝生於天地之間者。雖草木蟲魚之微。亦不當無故而毀傷也。故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是以孟春之月。犧牲不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獵置罟。羅罔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君子達而在上。立法定制。品節禁戒。其爲教也。順而易。君子隱而在下。著書立言。開導勸止。其爲教也。逆而難。況愚夫愚婦。冥頑蔽痛。教化未易感。刑罰未易艾。不得不推天道福善禍淫之理。多方以誘之。開其不忍之端。遏其稔惡忘返之念。此令君好生錄之所以編歟。令君嘗宰金華。律已甚嚴。視民如傷。百里旄倪。愛之如父母。忽浩然懷歸。不可挽。後四年。以此編見寄。三復披玩。作而歎曰。至哉。令君之存心也。先之以列聖之寶訓。次之以賢哲之格言。雖佛書道藏。

稗官野史無所不載。分門合類。善惡粲然。吁。其用力亦勤矣。雖非先王化民之正法。是乃仁術也。識者當觀其心云。

啓蒙發揮後序

沖漠無朕。而萬象已具。風氣漸開。而人文漸明。非一聖一賢之所能盡發。故伏羲氏之畫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得河圖而後成。雖曰闡陰陽變化之妙。而其用不過教民決可否之疑而已。歷唐虞夏商。有占而無文。至文王始繫之以彖。周公繫之以爻。吾夫子又從而爲之傳。更三古四聖人。而易之爲書始備。蓋非一時之所能備也。文王變後天之卦。而先天之易幾於亡。大傳發義理之奧。而變占之用幾於隱。後世不能會通而竝觀。於是尙義理者。滯於文辭。尙變占者。淪於術數。而易道始離矣。我朝盛時。邵子密傳義畫。而缺於辭。程子悅釋周經。而缺於象。先後不二十年。而從游非一日。迺不相爲謀。而各自成書。皆臨終而後出。書雖不同。然各極其精微。反若分傳而互足。異哉。易道之所以大明也。由是朱子著爲本義。謂易本於占。而義爲占而發。懼後學枯於見聞。而未易信也。又作啓蒙四章。先開其祕。而祛其惑。首之以本圖書。原卦畫。示易之所由始也。次之以明蓍策。考變占。示易之所以用也。然亦各爲一書。而學者猶未能融會而貫通之。北山何先生受業勉齋之門。聞此義爲甚蚤。晚年纂輯朱子之緒論。羽翼朱子之成書。不敢自加一字。而條理粲然。羣疑盡釋。至於引本義之象辭。參於變占之後。使千百年離而未合者。兩無遺

恨真有得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深旨。豈不爲後人之大幸歟。先生無恙時。因約齋王史君請刊梓于盱江。嘗命僕序其首。僕固辭不敢承。先生今亡矣。不可使觀者不知編摩之大意。於是忘其疏鹵。述其略于後云。

考蘭亭序

序曰。考古士之常業也。考聖賢之成法。而后識事理之當然。雖天文地理律歷制度。凡所當考者不一。至于治亂成敗。是非得失之迹。尤不可不考者也。若夫書之爲藝。有六義。有八體。有脫簡缺文之疑。有豕亥魯魚之辨。考者考其字之訛謬也。非考其字之妍媸也。考其字之妍媸。後世之末學也。梁武評書。按一時之遺跡。蔽數語以形容。此烏足以盡其精微哉。袁昂又評之。唐人又評之。本朝諸公亦從而評之。大抵皆祖述其意。而異其辭爾。梁之庾肩吾。又品第其高下。唐李嗣真亦效之。此固未易工也。亦不過論其大體而已。未有提出一碑一碣。縱論其善惡者。尤未有一碑變數十百碑。如蘭亭敍者也。予因觀蘭亭考而有感焉。推其源流。辨其同異。列其所自出。萃前賢之論贊。亦可謂好古博雅之士矣。問其考精者之所以爲精。不善者之所以爲不善。則未嘗有決詞也。夫以一紙之字。臨摹響揚。數十百本而刻之。雖不能不失真。猶可曰。互有得失。蓋所傳者之未遠也。然一石之字。槌拓之間。且有紙墨工拙之異。濃淡肥瘠之不同。豈有一碑轉相傳禪。子子孫孫。變而爲數十百種。而有不失其真者乎。一傳而質已壞。再傳而氣已漓。三四

傳之後。尙髣髴其流風餘韻者鮮矣。盍亦求其初乎。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此觀其所會也。又曰。水無有不下。性無有不善。此觀其初也。不揣其本而求其末。不探其源而涉其流。今爲士者。事事皆然。何獨於蘭亭可歎也哉。本朝黃山谷最善評書。其論此碑也。則曰。褚庭誨所臨極肥。張景元所得缺石極瘦。惟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三石皆有佳處。又謂定州石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映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斯言慷慨激烈。似亦審矣。東坡則曰。放曠自得。郭河南則曰。神氣飛動。殊覺天成。或曰。逾媚勁健。或曰。溫潤典刑。或曰。謝脫拘束。皆未爲精密也。米南宮之贊。雖奇崛鏗鏘。殊覺滉漾。其曰。永和字全其雅韻。九觴字備著其真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亦庶幾乎得其實也。或謂定武本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解瓜。列字如丁形。而爲曾公樂道譏之曰。恐爲九方臯所哂。然驟驪黃牝牡之不記。則有之。決不以犬豕豺狼麋鹿而謂之馬也。苟能於永和九觴浪由仰殊九字列之中。開九方臯之目。亦未爲過。近世如尤錫山。王復齋。皆喜評碑帖。陸象山謂二公於蘭亭。一主肥。一主瘦。二公猶爾。其孰能決之。惟高宗皇帝贊曰。觀亭遺墨。行書之宗。真百世不易之訓。予嘗味山谷之評。以薛肥張瘦。惟定武本不瘦不肥。其論雖審。而觀者未悟其意。後之翻刻者。止求於不瘦不肥之間。則字畫停勻。反成吏筆。尙何足以語蘭亭乎。其意蓋曰。定武本有肥有瘦。肥者不剩肉。瘦者不露骨。此右軍之字。所以爲行書之宗也。夫賞鑒識別之嚴。各隨人

品而上下。昧者貴耳賤目。矜己伎善。未易以口舌辨也。間有雅尚君子。挈長度短。博覽研校。不過至定武重開本而止。蓋初本罕落東南。未易見故也。葉公好龍。見真龍而反疑之。紛紛皆然。予見此序亦多矣。雖不能盡知何處所刊。每見善本。亦未嘗不爲之躍然。及見中原故家舊本。於是心降慮消。氣融神暢。又懼其見之未博也。疑必有過於此者。廣采近時精鑒之士。所共推爲善本者十餘家。點點畫畫。錙銖而考之。未見其可以伯仲稱之。脫肥者必失之氣濁。瘦者必失之骨寒。神癡而質俚者有之。意縱而筆狂者有之。或同兒戲。不知其醜。而疥于石者。繁瑣可羞也。若後世再有王右軍。則後之蘭亭或勝。若後世未有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無疑。不見初本。政自不必觀蘭亭也。昔有所謂古蘭。杵蘭。楮蘭。今予作考蘭四卷。逐字疏于其下云。

送倪君澤序

士有求名而勉爲自修者。此世俗爲人之學也。士有好修而指曰求名者。此世俗忌人之論也。求名得名。而實有未至。不特人敗之。天亦有以敗之。非天故欲敗之也。此理之所必敗也。有其實而名自至。豈人不得而掩之。天亦不得而掩之。非天不欲掩之也。此理之所必不能掩也。自其變者言之。有其實而名不稱者有之。未有無其實而能久盜其名者也。夫以求名爲心。名苟得矣。則所以自修者必懈。誠以自修爲心。名雖得而自修者益篤。何者。想其實之不稱是名也。爲人爲己。於是可以判矣。若倪君君澤。所謂有其實

而名自至者也。予知君澤爲最密。其爲人也。外木訥而內精敏。所積者深。所存者遠。眞自修之士也。未嘗求人之知。雖終歲同牕共案。而莫測其學之淺深也。一旦對策大廷。結知聖主。置之鼎甲。人方驚嘆駭愕。恨知之晚。今將趨南康。戒行有日。予固知其必篤於實。而不有是名也。審矣。然仕宦之實無它。政事而已。歐陽公一代文宗。而對人多談政事。或有疑而問者。乃曰。文章止能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斯言眞可以鍼砭後世文士之膏肓。夫流連詞藻。不能政事者。其病小。玩愒歲月。而不屑於政事者。其病大。乃欲以不事事。謂之養望者。益誤矣。昔君澤不憚千里之遠役。甘遲四年之久次。杜門山林。不入城府。與人謙恭。不異平日。此則所謂養望也。今發軔宦轍。已脫冗職之污賤。南康無貳車。太守之下。卽幙僚也。千里之休戚所係也。百姓之枉直取正也。有貢賦之征焉。有軍旅之事焉。有官吏之宿弊焉。有田里之隱憂焉。又有書院前賢之遺範焉。人未及太守。而先議幙府矣。四面之責方至。非可以清談閑雅之爲可尙也。非可以體貌沓施之爲可習也。苟以臺閣自命。富貴自期。厭塵勞而忽小物。吾見其名喪而望墮矣。何有於養哉。昔魏國韓忠獻。嘗以大名爲開封推官。暑月汗流浹背。理事不倦。府尹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此豈非後學之所當法歟。君舊字希程。今改字君澤。夫致君澤民。固儒者之事業。亦朋友以是期君也。自上而下言之。能致君則澤民在其中矣。自下而上言之。能澤民乃致君也。後世無莘野之聘。無版築之求。致君未有不自澤民始。苟以此自詭。不親細務。而曰。此養望也。卽異時持祿固位之根基。可不懼

乎。君不憚其慙。索予言以相其行。輒發是語。庶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云。

重改石筍清風錄序

夫天道流行。發育萬物。鼓天下之動而神變化之功者。莫疾於風。起於空洞蒼茫之中。而激越於山川。徘徊於草木。虛徐游泳於精神興致之表。泠然而不可挹。條然而不可留。其感人也深。其動物也力。有自然之妙。莫知其所以然者。其唯風乎。聖人觀物察理。擬諸形容。喻君子之善。而名之曰德風。感咏歌之意。而名之曰國風。曰風氣之開。以見造化之推移。曰風聲之樹。以示治道之興起。有曰風教。風俗。風範。風致。皆取其感人動物有自然之妙故也。烝民之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傳者以爲清微之風。養萬物者也。蓋其薰蒸披拂也。天地爲之光華。如人之嘉言善行。流播傳誦。後世爲之奮起。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百世之下。聞者尙可以變化其氣質。而況夫先世之流風餘韻。子孫所當觀感服習。繼繼承承。要不失其氣象。而忍遺響之不嗣乎。余生最晚。不克肖似。十有五年而孤。諸父亦相繼淪謝。而於先大父之清規素範。不得而詳也。猶及咨訪故老。探討遺書。至於孫曾。則已曠然不得而聞之矣。夙夜祗懼。追求亡逸。餘二十年。存者無幾。其幸而得者。爲之哀彙考訂。表識序題。亦旣成編。繫之曰石筍清風錄。石筍者。先大父邱壘之名。清風之所自出也。予今已年幾六十矣。舊學荒蕪。不足以顯揚先德。家事彫落。不足以增衍遺緒。痛文獻之顛連。尤凜凜乎殘毀散逸之至再。則清風爲之掃

地若我羣從子孫。書種不絕。清風徐回。凡今日之所以辛勤整比。反覆叮嚀。或可以爲後日作成之助。況是錄也。非有聲色珍寶之可悅。非有鐘鼎爵祿之可慕。玩之者有能思賢人君子交道之所以綢繆。味斷簡塵編。辭氣之所以忠厚。必知紹述先志。軌度前修。兢兢業業。勉勉循循。盡其力於學問之所當爲。絕其意於性分不當得之外。其間或有名世者。斯無忝於爾所生矣。是雖出於秉髮好德之良心。豈無賴於父兄濡染薰陶之力。至于觸其機。動其志。躍如其喜。肅然而敬。是孰使之然哉。是皆有自然之感。而莫知其然者。此錄之所以謂之清風也。歐陽公曰。七賢圖。吾家之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嗚呼。若此編者。豈七賢圖之所可竝稱哉。汝其保之。無負予拳拳深有望于爾後人。

送曹西澍序

僕聞聖人著明明德之教於後世。曰大學。其書有治國平天下之道。於終篇曰絜矩。後世不循其本。而遽以治國平天下自任。國且未治。而天下得其平者尤鮮。蓋絜矩之道。未易明也。絜矩者。所以處天下以方正均一也。三代而下。所甚急者。富國強兵而已。富國強兵。必以理財爲本。而儒者不屑爲。夫理財而不用儒者。其害不可勝言矣。朱子曰。國富則民貧。兵強則民病。今民已貧且病也。而國未嘗富。兵未嘗強。何哉。夫財者。天下公共之物也。積於左而右必困。聚於右而左必虛。前後上下皆然。今乃上不積於國。下不積於民。必有所偏聚者矣。僕於是知絜矩之道。爲甚精密也。故著孟獻子之言。爲公卿大夫之法。且極言聚

歛之臣。其罪踰於盜臣。其斥之也可謂深切矣。自貢助徹之制壞。而租庸調之法立。庶邦惟正之供者。止此。它皆非正法也。今勢家巨室。以不輸王賦爲能。相習成風。而有司惟困弱小戶之是征。至再至三。無所勸告。驅而爲盜賊。而後已。咸道辛未。寶謨宗卿曹公。分符寶婺。下車之初。悼帑藏之赤立。恨句稽之久廢。不得已借鈔於勢家巨室。以考其虧盈。此救時之權也。蓋一巨室勢家。必兼百千萬小戶之資。督一大戶。可以寬百千萬小戶之力。庶幾乎絜矩之道。財賦方輻輳。而謗議紛然而遽止。雖一時講行。尙欠從容詳密。而初無重催抑納之訴。又何尤焉。旣而百廢俱舉。時和歲豐。民安其業。且陰爲水旱貴糴之備。不止其數。以求名人歌頌者不釋口。獨於借鈔之事。人不以爲善。吁可歎也。吁亦不足嘆也。可嘆者。傷直道之難行。不足歎者。吾知謗者之心矣。上今以大農之長。召公豈不以大農者。國家財賦之淵藪。正欲倚公經理之。願公無以前事爲鑑。而自沮。進而告于上。退而告于元老。理財無巧法。止得天下輸其所當輸者。足矣。但輸其所當輸。當自公卿大夫始。是道也。卽絜矩之道也。以義爲利者也。平天下無以易此。僕誤辱眷遇之隆。不能爲祖餞之禮。贈之以言。古人所重。敢以是告執事云。

雅歌序

古之詩。猶今之歌曲也。但雅頌作於公卿大夫。用於朝會燕享。用於宗廟祭祀。非庶人所敢僭。惟周南召南通上下而用之。被之於管弦之中。以約其情性之正。以範其風俗之美。此王化之所由基。非後世之所

可及也。其餘國風雜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以述其閭巷風土之情。善惡紛揉。而聖人亦存之以爲世戒。非皆取之以爲吟咏之當然。讀之者悚然知所羞惡。則聖人之功用遠矣。正不必句句紬繹。而字字精研。求其美者。玩味誦咏之可也。若以爲聖人旣刪之後。列之經籍。而皆不可廢。則又何以謂之鄭聲淫。而放絕之乎。今考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其溱洧之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雖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意。若槩之以後世怨月恨花。帶紅偎翠之語。豔麗放浪。迷痼沈溺者。又不可同日而語矣。予嘗謂鄭衛之音。二南之罪人也。後世之樂府。又鄭衛之罪人也。凡今詞家所稱脍炙人口者。則皆導淫之罪魁耳。而可一寓之於目乎。然三百篇之音調已亡。雖鹿鳴而下諸篇。腔律具于儀禮集傳。又非樂工之所能通識。觀其章疊句整。氣韻和平。而淵永深穆之意。乃在於一唱三嘆之表。孰能審其音。以轉移其氣質。涵泳於義理哉。至於習俗之歌謠。辭俚而韻窒。又無足取。所以學士大夫。尙從事於後世之詞調者。旣可倚之於絃索。泛之於脣指。宛轉縈紆於喉舌之間。憂憤疏暢。思致流動。猶有可以興起人心故也。因因暇日。有傳寇忠愍陽關之作。而子朱子爲之感慨題贊。其意深矣。因併及他作。可以麗於此者。不問古今。類爲雅歌若干卷。而竊有取於放鄭聲之遺意云。

重改庚午循環麻序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四時代謝。循環不窮。而元亨利貞之德。未嘗須臾間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

得天地生物之氣以爲體。子子孫孫。曾元雲仍。千宗萬派。與天地相爲終始。此所爲民吾同胞者。共此一原之氣故也。雖其顯晦斷續之不齊。而此氣初無間隔。譬之水焉。自一勺之微。集而爲溪澗。川谷。匯而爲沱。潛淮漢。其間斷流絕港。固不能無。然渾渾浩浩。不害其爲長江大河也。譬之木焉。自一苗之生。發而爲幹支條葉。養而爲榱桷。豫章。其間枯萎槁落。亦不能無。然鬱鬱茂茂。而不害其爲聳壑昂霄也。古人立大宗小宗之法。所以合其同而嚴其別。固已見之圖譜。原其受姓之初。考其遷徙之序。烏乎。吾不得而知之矣。大宗之法。有二義。截然以始來在本國者爲始祖。亦一義。吾宗始祖三府君。唐末自義烏之鳳林來居城下。生死之年月無傳。其子六府君實生于朱梁之庚午。感天地生生之德。流行不息。惟吾宗生生之氣。流慶無窮。遂以庚午起厯。凡我一原生息之慶。悉書其日月于逐歲之下。周而復始。若循環然。雖百千萬年。可同此一厯也。續而成之。尙有望于爾後人。

會拜題名序

自後世宗法不立。而尊尊之義。親親之恩。幾至於晦蝕泯滅而不存。豈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如古人哉。亦以觀感服習之未至。此正父兄之責也。吾宗自始祖至五世。大宗嘗中斷矣。又三世。嘗以儒學顯于時矣。於是推親睦宗族之道。立爲序拜之禮。每朔會于四大位。上冢受胙亦然。所以一人心。定名分。以培根本也。扶持保守。亦既有年。諸長上欲立始廟。而未得其所。後因東軒虛曠。而卒成先志。然猶有所未盡。問嘗

攷之禮經。別子爲始祖。繼別爲大宗。注疏有二義。一謂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之始祖。一謂始來在本國者。今三府君自鳳林遷入城府。固已合始來之義。若以天子建德祚土言之。尙書莊敏公祚土東陽郡。侍講煥章祚土金華。丞相文定公祚土魯國。皆得以爲始祖也。小四府君創業臨江。子孫出仕。亦得以附始末之義。闔族建議。請同享於三府君之廟。所以共明命而厚人倫。於親親尊尊之道。庶幾乎有所觀感服習。垂裕無窮云。咸淳己巳冬至。奉安禮畢。序拜。謹述事姑書于題名之首。